

敦煌 P.2172 〈大般涅槃經音〉反映的語音現象[▲]

廖湘美^{*}

摘 要

敦煌寫卷 P.2172 〈大般涅槃經音〉，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相較於今日佛典普遍流行的刻本，P.2172 具有寫本文獻的特殊研究價值。目前所知敦煌寫卷的年代不晚於 11 世紀初年，¹ P.2172 內容以釋音為主，採用了大量的直音法。由於其用字反映了唐五代時期的特徵，經過辨明其條目及直音字所存在的許多古今、借字、正俗、異體及譯字等文字問題後，P.2172 顯現出幾項屬於古西北地區的河西方音的特點。

關鍵詞：敦煌寫卷、大般涅槃經、直音、西北方言、河西方言

[▲] 本論文為個人獲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專題計畫：「唐五代《大般涅槃經》音義音切性質的研究」(NSC 102-2410-H-008-032)的部分成果。並蒙匿名審查委員們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本論文內容能減少疏漏，謹此申謝。

^{*} 臺灣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¹ 白濱：〈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文集·石窟·藝術編》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 8 月），頁 340-357。

一、前言

《大般涅槃經》是一部闡明大乘佛性論的重要典籍。現存漢譯本《大般涅槃經》有三種：其一，東晉法顯、佛大跋陀、寶雲等合譯《大般泥洹經》6卷；其二，北涼曇無讖所譯，13品40卷，世稱北本；其三，劉宋慧嚴、慧觀、謝靈運以二種譯本為基礎，合本對照改譯為25品36卷，世稱南本。唐代若那跋陀羅又譯《大般涅槃經後分》2卷。² 現存最早的漢譯本《大般涅槃經》為敦煌寫本，關於《大般涅槃經》的音注除了為人所知的玄應、雲公、慧琳、可洪等人的佛典音義之外，³ 敦煌也有專為《大般涅槃經》釋音的一些寫卷，不過尚未得到較多的關注。

本研究的文本：敦煌寫卷 P.2172，學界已有張金泉、許建平、張湧泉等人為作校記，並與其他敦煌寫卷：P.3025、S.2821、S.3366、P.3438、P.3578、P.3415、S.5999 等統稱為〈大般涅槃經音〉。⁴ 這批敦煌寫卷以 P.2172 首尾較為完整（唯頁面有一小部分的殘缺）並清楚標示釋音卷次，其餘寫卷只能算是半成品。⁵ 由於未再經後人傳刊，除了具有寫本學的價值外，其音切及條目用字與玄應等經師之作不盡相同，對於研究唐五代的語言文字系統，亦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P.2172 撰作者今雖不明，所撰成的年代可從文字、音韻二方面來考量：條目或釋文之字（包括文字的部件）不避唐諱的「世、治、民、貞/真」等字（詳見附錄 1），以及顯露出「濁音清化、輕重唇分立、入聲與陰陽聲韻相涉」等晚唐以後的語音發展趨勢（詳見後文），其年代應在晚唐五代時期左右。

敦煌寫卷 P.2172 現典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該館合作出版《法國

² 法顯等漢譯屬於所謂的「前分」或者叫「初分」，相當於曇無讖譯本的前 10 卷。若那跋陀羅所譯《大般涅槃經》的「後分」，被著錄於武周明佺等編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般涅槃經茶毘分》二卷，一名《闍維分》，約同時的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691 年）懷疑是從小乘經典《阿笈摩經》所抄出，可見當時已存有爭議。所以唐智昇《開元釋教錄》以其內容與大涅槃義理相涉，仍錄《大般涅槃經後譯茶毘分》2 卷於北本《大般涅槃經》之後，並言待後世博識者詳定之。（王邦維，〈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1993 年 7 月），頁 103-127）。

³ 此處指玄應、慧琳、可洪等人音義為北本《大般涅槃經》釋音，至於雲公《大般涅槃經》音義今已不傳，但被《慧琳音義》所收（第 25 卷）並加以刪補。

⁴ 張金泉、許建平最早研究並為作校記，合稱為〈大般涅槃經音〉，並指出其中 S.2821 方音性質有與玄應、慧琳音切不同者，如止攝與遇攝字互注、梗攝字與齊韻字互注，與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變文和曲子詞用韻及通假相吻合。（《敦煌音義匯考》，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2 月，頁 1032）後來張湧泉根據法藏、英藏影印本及縮微膠卷，輔以《中華大藏經》、《玄應音義》、《慧琳音義》、敦煌寫卷所見經本等對照，重撰校記。另外，因為 P.3025 寫卷尚有釋義內容，所以張湧泉改稱作〈大般涅槃經音義〉。（見《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6 月），頁 5150-5274）。

⁵ 部分的內容僅存條目，其下預留空格，未來得及標注上音切。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所錄 P.2172 寫卷計有 5 張圖片，⁶ 共釋音 42 卷，即以北本《大般涅槃經》40 卷，另續以唐代若那跋陀羅所譯《大般涅槃經後分》2 卷，成為第 41、42 卷，但非開先例，敦煌寫卷如：S.2311、北 6599、北 6600 等經本亦作 42 卷。慧琳、可洪雖未將《大般涅槃經後分》與《大般涅槃經》二經音義合併編次，但續錄其 2 卷於《大般涅槃經》之後。玄應則未見《大般涅槃經後分》音義。⁷

另外，本文在字形問題的考訂方面，將參考學者們的相關研究成果，如：張湧泉對該篇的校記（2008，以下簡稱「張校」）⁸、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異文研究》（2009）⁹、李福言〈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2013）。¹⁰ 不過必須要說明的是，張校之作根據的《大般涅槃經》經本是經過後人補版的《中華大藏經》如：前 10 卷據《高麗大藏經》（以下簡稱《高麗藏》），後 30 卷據《金藏》廣勝寺本；《大般涅槃經後分》亦據《中華大藏經》，其上卷為《金藏》廣勝寺本，下卷則為《高麗藏》本。本文為彌補刊印時可能發生的筆訛（因版本漫漶不清所進行的描潤所致）、脫漏截行、頁次顛倒等缺憾，故參考使用「高麗大藏經研究所」所公佈《高麗藏》再雕本的原圖版。¹¹ 至於景盛軒所提出 59 組異文的成果，僅就《大正藏》經本與敦煌寫卷的經本、〈大般涅槃經難字〉（P.3415、P.3823、P.3438、S.3366、S.2821）及〈大般涅槃經音〉（P.3415、S.2821）等進行對校而得，並未利用到 P.2172〈大般涅槃經音〉及《高麗藏》再雕本。¹² 經由本文的考察，P.2172 除了有 37 組異文與景氏所輯相同外，尚可補充景氏未收的異文，如：第 12 組「臺」、第 27 組「愁」、第 37 組「鞞」、第 38 組「菱」、第 41 組「靺」、第 42 組「湜」、第 44 組「陋」、第 47 組「脩」、第 53 組「蚤」。敦煌寫卷因為由水準不一的書手騰抄，藉以保存了許多民間習慣用字，足見 P.2172 所據寫卷經本與景氏不同，並得為增補景氏所考之異文。最後是李福言對 P.2172〈大般涅槃經音〉的研究實有可再斟酌之處，其考證所參酌文獻僅見《慧琳音義》、《切韻》《玉篇》等，並未詳言所據經本版本，加上論證較簡，所以直音方式的分類內容與頻次計數方面，都與本文有了歧見。以上景氏與李氏在佛經音義之作皆僅參考《慧琳音義》而已，本文則另參酌了《玄應音義》、《可洪音義》。上述未盡之處請見下文

⁶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7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編，1998 年 5 月），頁 348-350。

⁷ 《大般涅槃經》音義載於：《玄應音義》第 2 卷，《慧琳音義》第 25-26 卷、《可洪音義》第 4 冊。

⁸ 張氏根據了法藏、英藏影印本及縮微膠卷，輔以《中華大藏經》、《玄應音義》、《慧琳音義》、敦煌寫卷所見經本等對照，撰寫成校記，與《大般涅槃經》相關的寫本有：P.3025、P.2172、S.2821、P.3438、P.3415、S.5999、S.3366。（張湧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10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5150-5264）

⁹ 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的異文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9）。

¹⁰ 李福言：〈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學術園地》第 1 期（2013），頁 28-29。

¹¹ 因為現存《高麗大藏經》初雕本僅剩第 17、37、38 卷。

¹² 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的異文研究》，同註 9，頁 136-138、141-143。

所述。

關於 P.2172 反映的語音現象之性質，必須先從譯者本身來了解。曇無讖，中天竺人，師事達摩耶舍，後來辭往罽賓，東適龜茲，最後到敦煌弘法，為北涼蒙遜所慕，遂迎至姑臧（武威），令曇無讖就其遣使於高昌國所得胡本《大般涅槃經》進行譯經的工作（北涼玄始 10 年—421 年），曇無讖恐言舛於理，遂學漢語 3 年，始從譯業，首譯「初分 10 卷」，後於于闐取得其餘經本續譯，前後共譯出 13 品 40 卷。¹³ 由於曇無讖初至中原時久居敦煌，並在姑臧從事譯經，其譯經系統極可能受到當地（河西地帶）所流行雅、俗語言不同程度的影響。至於為其釋音的寫卷 P.2172 亦出自敦煌，具有共同語言背景的可能性極高，詳見下文「三、語音現象的探析」的討論。

二、條目與釋音

敦煌 P.2172 的釋文以音注為主，去除寫卷殘缺、漫漶而無法完整辨識者，總計注音 695 次（含又音又切），包括直音 487 次（約 70%）¹⁴、反切 208 次（約 30%）。此前李福言（2013）也計算過 P.2172 釋音的頻次，得 614 次，¹⁵ 因為李氏去除重複、殘損的注音，也未將 P.2172 第 41、42 卷（即《大般涅槃經後分》2 卷）共 39 次的釋音計算在內，所以與本文統計的數字有了差距。

再看唐及五代的經師對《大般涅槃經》所採取的注音方式。《玄應音義》以反切法為主（98%），很少用直音（僅 2%）；《慧琳音義》表現也類同（反切佔 94%、直音佔 6%）；五代後晉可洪則使用較多的直音法，共釋音 1287 次：直音 208 次（16%）、反切 1079 次（84%），但直音次數仍不及 P.2172 的高頻次。¹⁶ 由於 P.2172 釋音使用直音法頻率最高，佔全文的 70%，與約同時期的佛典音義做法迥異，加上反切表現多與玄應等人類同，所以「四、反映的語音現象」將以直音部分為語音分析的主要對象，反切部分若有相關者，也一併討論。

條目方面，P.2172 大量使用單音詞，今統計如下：（包括 P.2172 第 41、42 卷，又原卷缺漏第 9 卷）

¹³ 生平參見：南梁慧皎《高僧傳》第 2 卷、南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第 8 卷。

¹⁴ 包括直音之字有疑問者，請見附表 1。

¹⁵ 李福言：〈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同註 10，頁 28。

¹⁶ 筆者釋音頻次計算的標準：非釋條目的反切一律不列計；條目之字同義的又音又切仍就列計。至於條目用字的異文，因為 P.2172 多不加以釋音，所以本文對《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可洪音義》釋音頻次的計算採取相同的標準：異文的反切皆不列計。此外，《玄應音義》未釋《大般涅槃經後分》音義，所以只對《大般涅槃經》40 卷釋音進行頻次的計算。

表 1

卷次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單音	49	30	6	7	9	14	3	2	0	10	22	7
雙音	38	30	17	27	12	9	10	5	1	7	16	6
其他	7	5	1	3	2	0	0	2	0	2	0	2
卷次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單音	4	7	10	3	1	12	4	3	1	6	10	2
雙音	6	7	9	1	3	11	3	5	7	10	3	4
其他	1	0	1	0	0	4	0	0	2	1	0	0
卷次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單音	4	5	9	11	5	12	14	6	4	2	1	0
雙音	5	4	4	9	3	2	6	6	2	2	2	5
其他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卷次	38	39	40	共計	655		卷次	41	42	共計	692	
單音	7	2	4	合計	308	47%	單音	11	9	合計	328	47%
雙音	5	2	3	合計	308	47%	單音	7	8	合計	323	47%
其他	1	1	2	合計	39	6%	雙音	2	0	合計	41	6%

P.2172 前 40 卷的條目使用單音詞、雙音詞的頻率平分秋色，各佔 47%。其餘僅佔 6%（3 音詞、4 音詞、5 音詞）；即使第 41、42 卷也計算在內，百分比率亦同。這與玄應、慧琳、可洪等人的模式不同，以《大般涅槃經》40 卷音義計算各家的用詞如下：

表 2

諸家 條目	玄應	慧琳	可洪	P.2172
單音詞	1	56	---	308
雙音詞	397	421	947	308
3 音詞	6	150	4	13
4 音詞	1	343	---	18
其 他	1	69	---	8

換算成百分比來看，玄應的雙音詞高達 97.8%，單音詞僅 1 例；慧琳雙音詞佔 40.5%，4 音詞佔 33%，單音詞僅佔 5.4%；可洪的雙音詞佔 99.6%，未使用單音詞；若合併觀察慧琳、可洪二人對《大般涅槃經後分》2 卷的釋詞概況，其比例亦大略同上。上述玄應等三人的共同點是：雙音詞使用頻率最高，少用單音詞，甚至不用。¹⁷

P.2172 條目採記單音詞（47%）、釋音採直音法（70%）的比例與玄應等人大相逕庭，這個懸殊突顯其臨經誦讀的重要訴求，¹⁸ 與儒士的學術傳統不同，彰顯了異質傳統的差別性。又「一、前言」所述 P.2172 保存不少異於其他經本的異文，更增添 P.2172 在文獻學上的特殊性。

探討 P.2172 音切性質之前，還必須先辨明其條目與直音字間的關係。敦煌寫卷向來是保存中古俗文字的重要寶庫，P.2172 也不例外，但是抄寫容易導致許多訛誤發生，所以需要先執行校勘的工作，較能確保研究文獻的正確性，條目與直音字間關係的討論也才較可靠。

P.2172 文本的校勘，核檢《說文》字形（小篆、籀文、古文等）外，並參酌：《隸辨》、《五經文字》、《干祿字書》¹⁹、《龍龕手鏡》/《龍龕手鑑》、《廣韻》、《集韻》、《敦煌俗字譜》、「石塚數據庫」²⁰ 等相關文獻觀點來輔助判斷。茲去除 3 例直音存疑者（詳見附錄—附表 5），P.2172 直音的方式可別為七類，礙於篇幅所限，簡要說明舉例如下：²¹

（一）同聲直音²²

「同聲」者，指條目與直音之字「聲符相同」者。本類計有 181 例，佔直音總數（487 例）的約 37%，與「(七)單純注音」（186 例）為 P.2172 裡使用比率最高的二類。

本類有以條目字所從之聲符為直音字者，如：01-03【晨】：「辰。」²³ 晨的聲符

¹⁷ 徐時儀（2012）也曾統計《玄應音義》全部 25 卷的條目收詞，共計釋 9430 條，其中除了有 840 條的音譯詞、個別破詞、3 音詞外，大部分為雙音詞或詞組語；同時也指出《慧琳音義》多收雙音詞或詞組語。（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54-55）

¹⁸ 誦經是佛教修持的方式之一，除了普遍有早晚念誦的傳統，也是法會的主要活動，在古代識字率低的社會背景下，有助於宣揚其教義。

¹⁹ 《五經文字》乃唐代宗大曆 10 年（775）張參奉詔校勘五經文字，辨正經傳文字形體，並書於太學屋壁。《干祿字書》為唐大曆 9 年（774）顏元孫撰。劉中富統計該書有漢字 804 組，凡 1656 字（《干祿字書字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²⁰ 即日籍石塚晴通所建置「漢字字体規範データベース」，以下一律簡稱為「石塚數據庫」。

²¹ 經個人校勘並詳加董理「P.2172 直音的方式」資料近 3 萬字，為未刊稿。

²² 平山久雄稱此類為「同聲直音」。（平山久雄：〈敦煌《毛詩音》殘卷裡直音注的特點〉（《中國語文》，第 4 期（2012），頁 320-322。本文沿用之。

²³ 01-03，即第 1 卷第 3 條，以下同此。

為「辰」；或取同聲符之字來注條目字者，如：01-27【駿】：「俊。」駿、俊皆從「夂聲」；或條目字為直音字之聲符者，如：41-07【安尉】：「上按。」

（二）古今直音

P.2172 條目為古字，釋文以今字直音，計有 9 例。²⁴ 如：01-91【鍼】：「針」或有兼「同聲直音」者，如：16-11【賈】：「價。」此類不另計入「(一)同聲直音」。

（三）借字直音

本有其字，因為音同（近）或兼義（近）而替之。本類計有 22 例。²⁵ 又可細分為 3 小類：

1. 以本字注借字者，計 18 例，如：04-11【髮抓】：「下爪。」
2. 以借字注本字者，計 3 例，如 27-03【犴】：「干。」
3. 以借字注借字者，僅 1 例，如 39-04【蒹子】：「上綏。」

（四）正俗字直音

P.2172 的條目或釋文使用了許多俗字，計有 68 例。²⁶ 俗字形體之異，或為換旁、增旁、省形，甚至還包括「訛俗字」。

1. 以正字注俗字者（共 43 例）

²⁴ 李福言所統計僅 7 例。（李福言：〈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同註 10，頁 28）

²⁵ 李福言所統計僅 7 例。（〈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同註 10，頁 28）

²⁶ 李福言所統計有 69 例。（〈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同註 10，頁 28）

- (1)以正字注俗字，計 21 例，如：01-29【醖】：「淡。」
- (2)以正字注訛俗字，計 12 例，如：12-15【鞭韉】：「下撻。」
- (3)以正字注涉上加形之俗字，計 1 例，如：32-05【駢逸】：「上奔。」
- (4)以正字注涉下加形之俗字，計 4 例，如：04-03【湜湖】：「上提。」
- (5)以正字注增旁之俗字，計 5 例，如：14-09【藿蓐】：「上惺，下悟。」

2. 以俗字注正字者（共 9 例）

- (1)以俗字注正字，計 5 例，如：01-34【蟲】：「虫。」
- (2)以訛俗字注正字，計 4 例，如：29-04【奩底】：「下杰。」

3. 條目、注文皆為俗字者（共 16 例）

- (1)條目、注文皆為俗字，計 7 例，如：01-12【愍】：「惱。」
- (2)條目、注文皆為隸變俗字，僅 1 例，如：30-04【𣎵】：「𣎵。」²⁷
- (3)以俗字注訛俗字，計 2 例，如：34-06【忽滑】：「上澁。」忽，澁之訛俗字。澁，澁之俗字。
- (4)條目、注文皆訛俗字，計 6 例，如：07-10【𣎵𣎵】：「下𣎵。」正字為觸。

（五）異體字直音

P.2172 的條目及直音字之間為古異體字，如：12-35【喆】：「慙」；有後起異體字，如：40-01【玼】：「釧」。共計 11 例。

（六）譯字直音

因譯音用字所生異文者，即條目與直音字為譯師所出的不同用字。P.2172 計有 7 例。如：30-03【𣎵𣎵】：「上殃，下崛。」對譯梵語：Angulimala。若條目與直音之字相異，非經師譯字不同所致，則一律不列計。如：01-51【𣎵】：「閃」。玄應、慧琳、

²⁷ 𣎵、𣎵，皆「喪」的篆文隸變俗字。

可洪均作【睽婆】。P.2172 直音「閃」，非屬譯師用字之異。

（七）單純直音

凡直音與條目之字並無字形或聲符的關係，單純為條目字注音者則歸入本類，計有 185 例。如：01-09【逮】：「代。」

過去學者研究直音時，常將「（一）同聲直音」併入「（七）單純直音」一類，基於「（一）同聲直音」兼具「釋音及彰明語源」的關係，更能符合 P.2172 對「臨經誦讀」功能的基本需求，所以本文並未將此二類合併。

東晉以降，漸漸形成直音音注儒典的風氣，如：徐邈《五經音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劉宋至唐世為史部所注直音。唐代以後仍有紹繼其法者，宋代洪興祖為《楚辭》直音、孫奕《九經直音》，還有道士賈善翔《南華真經直音》。經由時賢對諸書直音方式的研究，大致可掌握其梗概：古今字、假借字、正俗字、異體字及單純注音（包括本文所謂「同聲直音」）等類。²⁸，P.2172 為漢譯佛典傳統之作，故多了「（六）譯字直音」一類。

三、語音現象的探析

「古西北」地區大致以長江以北的中原西部為範圍，而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研究，向來是中古漢語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研究材料除了為數甚夥的當代詩文用韻外，學界在對音文獻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以羅常培（1933）漢藏對音的研究為先驅，²⁹ 邵榮芬（1963）則以敦煌俗文學裡的別字異文為選材進行分析，屬於地域性的俗語研究。³⁰

²⁸ 此前學者僅作「單純注音」大類，未再細分出「同聲直音」（平山久雄始用）一類。劉興均：〈徐邈五經音訓中的直音淺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1991），頁 115-121。時建國：〈《經典釋文》直音的性質〉（《古漢語研究》，第 1 期（2005），頁 24-28。馮玉濤：〈史記三家注「直音」作用淺析〉，（《寧夏大學學報》，第 4 期（1998），頁 41-44。郭波：〈《後漢書》李賢直音釋〉（《唐都學刊》，第 1 期（2006），頁 14-17。尹戴忠：〈《楚辭》洪興祖直音研究〉（《邵陽學院學報》，第 4 期（2007），頁 48-50。舒福全、鄭強、丁治民：〈《南華真經直音》聲類研究〉（《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 期（2007），頁 44-46。袁媛：〈《南華真經直音》音切淺探〉（《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 期（2012），頁 31-33。黃佩茹：《南華真經直音研究》（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1 月）。

²⁹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12，1933）

³⁰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 3 期（1963）。又收於

之後學者們前後踵繼地利用梵漢、漢藏、漢夏、漢鶻等對音材料探討中古西北方音的概況（詳見下文的討論）。還有高田時雄（1988）採用「漢地及中亞」譯音語料進行研究，在「大西北方言」範圍提出一個次方言的概念——「河西方言」，³¹ 亦即在長安標準語外，還有一個涵蓋河西地帶的區域方言。高田氏認為 9-10 世紀的河西地帶可能是混用長安標準語、河西方言及河西腔標準語等的區域。³²

P.2172 出自偏遠的西北邊陲——河西，和所據經本（《大般涅槃經》）的譯經場同出自於敦煌（參閱「一、前言」），因為內容具有宗教性質，勢必受到該宗教傳統規範的長期薰習，以文本與傳佈為目的的前提下，在經典所面對的——繼承、傳播與在地化之間，更需要載體語言教義文字的適度配合，除了文字方面保存當代許多「俗字、異體字」外，語言方面也勢必受到該地區雅言、俗語不同程度的影響。

前文簡述 P.2172 直音方式後，由於其用字性質、目的與敦煌俗文學不同，為求謹慎分析其語音現象，直音部分僅使用(一)(六)(七)三類材料，其他部分不列入本文研究範圍。因為文本未必與其發現地有直接的關係，研究資料將輔以相關諸家（玄應等人）反切、區域性對音材料來進行比較，以便觀察 P.2172 是否能反映河西地區異於核心地帶（關中）的音韻特色。

本節先進行考察中古時期的重要語音現象，關於 P.2172 語音的區域性特點將於結語處一併說明。

（一）聲母方面

1. 濁鼻音與同部位塞音相涉

P.2172 的 30-03 【**鶻堀**】，語出經本：「曠野鬼神阿闍世王護財醉象鶻堀魔羅。惡心熾盛欲害其母。」以「鶻堀魔羅」對譯梵語 Angulimala。經本如：《金藏》、《高麗藏》再雕本皆作「鶻堀」，為羣母字；北 6478、北 6485 則作「鶻崛」，與 P.2172 直音字同作「崛」。

表 3

《邵榮芬音韻學論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 280-343。本文據後者。

³¹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一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創文社，1988）。

³² 高田時雄所謂「河西」，指唐代河西節度使管轄的甘肅及河西走廊。非指春秋戰國時期的山西、陝西之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約今日陝西省的宜川、韓城、合陽、大荔及澄城縣東部一帶，或稱關中東府的「河西」）。又高氏分析宕攝語料呈現：-aŋ、-o、-oŋ 可代表長安標準語、河西方言及河西腔標準語的不同。（同前註）

譯 gu-	P.2172	慧 琳			可洪
	30-03	31-10	80 卷 ³³	45 卷 ³⁴	31-16
條目	𪛗𪛗 (羣/物合三)	𪛗𪛗摩羅	𪛗𪛗	𪛗𪛗	𪛗𪛗
釋音	𪛗 (疑,羣/物合三)	(未釋音)	羣律反 (羣/術合三)	達勿反 (羣/物合三)	巨勿反 (羣/物合三)

諸本以「𪛗、掘、𪛗」對譯 gu-。其中𪛗(渠勿切,羣/物合三)、掘(衢物切,羣/物合三)同音,皆群母字。𪛗,《廣韻》有二音:(1)魚勿切(疑/物合三,紐首),(2)衢物切(羣/物合三);又南方音的《玉篇》零卷:魚屈反(疑/物合三),與前者(1)同音。

雖然《廣韻》𪛗(1)疑母為紐首音,且唐五代西北方音具有「濁鼻聲母帶有塞音成分」的特色,仍不能因此驟下斷語。首先慧琳、可洪與 P.2172 同作「𪛗」,為羣母字;其次, P.2172 與諸家(玄應等人)釋音相較,其特殊音往往與慧琳相同(詳見後文),上表慧琳音皆以羣母(群律反、達勿反)譯 gu-,則 P.2172 條目「𪛗」也有讀作羣母的可能性。為謹慎起見,此處是否是反映唐五代西北方音特色?我們暫時採保留態度,不妄下斷語。

關於「濁鼻聲母帶有塞音成分」的特點,向被學界視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特色。唐代長安的譯經文獻便可見到,如中唐不空翻譯梵語的鼻音,便在漢譯字旁加注「鼻聲呼」;語料出自華北地區(房山石經)的晚唐行琳法師譯咒,³⁵以及遼代被詔入譯經院的慈賢法師(生卒年不詳)於華北地區進行翻譯時,使用的語音系統也與不空類同。³⁶這些都顯示了自不空以降,北方的佛典漢譯事業具有某些固定的規範已成客觀存在的事實。

遠在偏遠的河西一帶亦見相同表現如:高田時雄(1988)研究河西的文獻語料,構擬其聲母為:明 mb-、泥 nd-、娘 ndž-、疑ŋg-。³⁷高田氏(1988)在研究 10 世紀的于闐文書及于闐文轉寫的《金剛經》時,也以 g-來轉寫漢語詞彙的疑母字。³⁸他的研究也反映了鼻聲母與濁塞音的密切關聯。拙作(2008)分析的敦煌石室《心經》8 個音寫抄本也有

³³ 見《慧琳音義·開元釋教錄》(《高麗藏》再雕本,卷 80,第 40 張)。

³⁴ 見《慧琳音義·優婆塞戒經》(《高麗藏》再雕本,卷 45,第 25 張)。

³⁵ 廖湘美:〈行琳對音之聲母系統初探〉,《圓融內外 綜觀梵唐--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頁 38-39。

³⁶ 林家妃,《慈賢音譯梵咒所反映的漢語音系:以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隨求陀羅尼、佛說如意輪蓮花心如來修行觀門儀和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 1 月)。

³⁷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一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同註 31,頁 109。

³⁸ 于闐文轉寫的《金剛經》少數以 h-來譯疑母字。(高田時雄:〈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詞彙〉,原載於《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1988 年 3 月。又收於《敦煌・民族・語言》,鍾翀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13-305)。本文據後者,頁 246-247。

相同的音韻表現，³⁹ 近年來，高田氏（2013）再次強調 m-、n-、ŋ- > mb-、nd-、ŋg- 是古河西方言的主要二項特點之一。⁴⁰

2. 輕、重唇音相涉

P.2172 輕、重唇音相涉的直音計有 3 條，為利於討論，茲與玄應等人注音一併觀察：

表 4（輕重唇相涉：直音部分）

編號	項目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1	卷-條	04-19	04-15	04-26	28 冊 ⁴¹
	條目	滋蔓	滋蔓 ⁴²	滋蔓	滋蔓
	釋音	万 ⁴² (微/願合三)	无願反 (微/願合三)	勿飯反 (微/願合三)	万 (同 P.2172)
2	卷-條	27-01	27-02	27-04	第 2 冊.52 張
	條目	鋒芒 ⁴³	鋒芒	鋒芒	鋒芒
	釋音	亡 (微/陽開三)	無方反 (微/陽開三)	冈方反 (微/陽開三)	亡 (同 P.2172)
3	卷-條	28-07			
	條目	挽 (微/阮合三)	----	----	----
	釋音	蔓 (明/桓合一) ⁴⁴	----	----	----

表內可從注音的方式來進行了解。由於反切常被沿襲，難免會出現類隔切，但 P.2172 使用輕唇「万、亡」注重唇「蔓、芒」字，又以重唇「蔓」注輕唇「挽」字的相涉現象，以中唐以後輕唇音漸已分化來看，⁴⁵ 便令人不解！丁鋒（2005）考察慧琳對玄應反切的改

³⁹ 現象的成因，學界的解釋大致可以分為二大類：1.方音說。(1)長安方音：Maspéro (1920) (2)梵語方音：聶鴻音 (1985) 2.上古複輔音的殘留。嚴學窘、尉遲治平 (1986)、儲泰松 (1998)、王珊珊 (2003) (詳見拙作的討論：〈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所反映之聲母現象--兼論譯者歸屬問題〉，《中國學術年刊》，第 30 期 (2008)，頁 200-206)

⁴⁰ (1) m-、n-、ŋ- > mb-、nd-、ŋg- (2)鼻尾韻 -m、-n、-ŋ 的消失或弱化。(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變體〉(史淑琴譯，《敦煌研究》，第 2 期，2013 年)，頁 101)

⁴¹ 可洪本經未釋該條目，取他經《十門辯惑論》補之。(《高麗藏》再雕本，28 冊，第 94 張)

⁴² 万，《廣韻》又音：莫北切 (明/德開一)，姓氏名也。

⁴³ 芒，P.2172、玄應原卷均作芒。

⁴⁴ 蔓，《廣韻》又音：無販切 (微/願合三)。

⁴⁵ 黃仁瑄 (2011) 研究慧琳、可洪的譯音系統，輕、重唇音已經分立。(黃仁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

訂，發現慧琳將玄應「以輕唇注重唇字」的 28 例，及玄應「以重唇注輕唇字」的 3 例，一律改為音和切。但有 2 個例外：

表 5

詞條 \ 經師	玄應	慧琳
鎗 牡	莫後反 (明/厚開一)	亡後反 (微/厚開一)
放 牧	莫祿反 (明/屋合一)	亡福反 (微/屋合三)

依照慧琳改訂玄應音切的原則來看，慧琳竟以輕唇「亡」上字改掉玄應使用音和切的重唇「莫」來注「牧、牡」，所以丁鋒認為慧琳的唇音分化尚未全部完成。⁴⁶巧合的是 P.2172 也以「亡」字注重唇「芒」。綜觀上面 3 個表，慧琳、可洪、P.2172 三者的共同點是「以輕唇注重唇字」僅限於注「次濁」聲母，這與官話系統裡有少數「次濁」唇音聲母未與同韻三等字一同變為輕唇字的情況類似。

P.2172 反切部分的輕重唇互涉情況，計有 5 例，皆以輕唇切重唇字。下面與諸家音切對照比較：

表 6 (輕重唇相涉：反切部分)

編號	項目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1	卷-條	05-11	05-06	05-12	05-10
	條目	婢 麻	婢 麻	如 匪 麻子	婢 麻
	釋音	方奚反 (非/齊開四)	布迷反 (幫/齊開四)	布奚反 (幫/齊開四)	卑兮反 (幫/齊開四)
2	卷-條	05-23	06-02	06-03	冊 7 ⁴⁷
	條目	妬 慙 ⁴⁸	妬 慙	妒 慙	妬 慙
	釋音	芳滅反 (敷/薛開三)	脾滅反 (並/薛開三)	篇滅反 (滂/薛開三)	普滅反 (滂/薛開三)

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55-314)

⁴⁶ 丁鋒：〈慧琳改訂玄應反切聲類考—兼論唐代長安聲母演變過程〉，《音史新論：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學苑出版社，2005)。又收於《如斯齋漢語史叢稿》(頁頁 29-46，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本文據後者，頁 32-34。

⁴⁷ 可洪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妬慙】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冊 7，第 34 張)

⁴⁸ 張校：妬、妬，妒之訛俗字。(張註 128，頁 5175)

3	卷-條	08-02	08-03	08-02	08-03
	條目	金 ^𨮒	金 ^𨮒	金 ^𨮒 ⁴⁹	金 ^𨮒
	釋音	方奚反 (非/齊開四)	方奚反 (同 P.2172)	閉迷反 (幫/齊開四)	卑西反 (幫/齊開四)
4	卷-條	24-10	----	卷 40 ⁵⁰	冊 4 ⁵¹
	條目	鼈	----	龜 ^𪚩	龜 ^𪚩
	釋音	不列反 ⁵² (非/薛開三)	----	編滅反 (幫/薛開三)	并列反 (幫/薛開三)
5	卷-條	29-12	09-07 ⁵³	09-22	29-21
	條目	𪚩	創 ^𪚩	創 ^𪚩	生 ^𪚩
	釋音	方敖反 (非/豪開一)	輔孝反 (奉/效開二)	蒲敦反 (並/效開二)	普兒反 (滂/效開二) 亦作𪚩 (並/效開二)

第 2 例的「𪚩」，《廣韻》三音：(1)并列切（幫/薛開三），急性兒。(2)芳滅切（滂/薛開三），怒也。(3)普蔑切（滂/屑開四），瞋也。若據經文之意，宜取(2)(3)音。P.2172【姤^𪚩】（敷母）與慧琳【姤^𪚩】（滂母）皆作「次清」聲母，亦能符合之。

第 5 例「𪚩」，玄應作輕唇音，他處有作重唇音者，見《正法華經》卷 10【生𪚩】：「又作𪚩，同。蒲孝反（並/效開二）。」⁵⁴ 乃因玄應年代是輕、重唇尚未分立所致。玄應音與慧琳、可洪第 2 音相當，皆作全濁聲母。至於 P.2172 讀音較難理解，因其濁音清化後多作不送氣音，且平、去聲多互涉（詳見後文），由於下面的表 8「非、敷」不混，是否聲母、聲調的音變順序不一，即先清化，後聲調再作變異？暫時不得而知。

那 P.2172 是否處於輕、重唇尚未分化的階段？其實還有許多輕重唇不相混的例子：

⁴⁹ 慧琳：正作「𨮒」。

⁵⁰ 慧琳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千手千眼觀世音[1]菩薩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龜𪚩】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卷 40，第 17 張）

⁵¹ 可洪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羅摩伽經》【龜𪚩】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冊 4，第 59 張）

⁵² 不，弗也。《廣韻》四音：甫鳩切（非/尤開三，紐首）、方久切（非/有開三）、甫救切（非/宥開三）、分勿切（非/物合三），上字皆作輕唇字。

⁵³ 玄應、慧琳於該卷並未立同條目，今取同經他卷【創𪚩】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玄應（卷 2，第 25 張），慧琳（卷 25，第 49 張））

⁵⁴ 見《高麗藏》再雕本，卷 7，第 15 張。

表 7 (重唇音：直音 37 次+反切 15 次=共 52 次)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 音		卷-條	條目	釋 音
1	01-52	魅	媚(明/至開三)	2	01-62	蔭蔽	閑(幫/霽開四)
3	01-69	牟	矛(明/尤開三)	4	01-88	玫瑰	枚(明/灰合一)
5	01-89	梯桂	髀(並/霽開四)	6	02-14	水泡	匹交反 (滂/肴開二)
7	02-16	篋	莫結反 (明/屑開四)	8	02-26	沫	末(明/末合一)
9	02-27	坏	布回反 (幫/灰合一)	10	02-49	麵𦉳	麵(明/霽開四)
11	02-65	拇指	母(明/厚開一)	12	03-03	屏園	餅(幫/靜開三)
13	03-23	蓼曹	莫風反 (明/東合三)	14	04-16	搏蒲	蒲(並/模合一)
15	04-28	迫迕	百(幫/陌開二)	16	05-12	爆	豹(幫/效開二)
17	06-05	稊稗	稗 ⁵⁵ (並/卦合二)	18	07-09	相撲	雹(並/覺開二)
19	08-03	眼瞶	莫(明/鐸開一)	20	11-03	𦉳	媚(明/至開三)
21	11-06	𦉳剥	皮(並/支開三)	22	11-07	劈裂	普擊反 (滂/錫開四)
23	11-15	簿拍毬	博(幫/鐸開一)	24	12-33	開剖	普厚反 (滂/厚開一)
25	12-34	毳	毛(明/豪開一)	26	13-01	𦉳𦉳	面(明/線開三)
27	14-08	𦉳	麵(明/霽開四)	28	15-02	脯(哺)	逋(幫/模合一)
29	15-03	罷	陂(幫/真開三)	30	15-12	妙𦉳	莫還反 (明/刪合二)
31	19-17	不苞	包(幫/肴開二)	32	19-19	邠𦉳(抵)	斌(幫/真開三)
33	19-22	泮合	判(滂/換合一)	34	19-24	鄙悼	祕(幫/至開三)
35	20-02	昂	卯(明/巧開二)	36	21-02	薄蝕	薄(並/鐸開一)
37	21-04	梯𦉳 (梯桂)	陸(並/霽開四)	38	22-10	𦉳	蒲悶反 (並/恩合一)
39	23-10	手抱	步交反 (並/肴開二)	40	24-09	𦉳	盲(明/庚開二)

⁵⁵ 稗，原卷作稊，張校疑作稗(並/卦合二)，今暫從之。

41	28-02	炳着	丙(幫/梗開三)	42	30-05	殯	殯(幫/真開三)
43	31-09	魚鱉	并悅反 (幫/薛合三)	44	31-10	鉞	牟(明/尤開三)
45	32-17	葡	匍(並/德開一)	46	36-04	郇垣	斌(幫/真開三)
47	38-10	爪掙	薄交反 (並/肴開二)	48	39-03	比鉢	毗必反 (並/質開三)
49	40-07	竭裨	卑(幫/支開三)	50	41-01	忙	莫郎反 (明/唐開一)
51	42-01	續紛	匹隣反 (滂/真開三)	52	42-14	標	逋遙反 (幫/宵開三)

表 8 (輕唇字：直音 24 次+反切 2 次=共 26 次)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 音		卷-條	條目	釋 音
1	01-21	及附	父(奉/虞合三)	2	01-57	𪛗(覺)	苻(奉/虞合三)
3	01-74	斧	付(非/遇合三)	4	01-86	𪛗馥	芬(敷/文合三)
5	01-86	𪛗馥	服(奉/屋合三)	6	02-18	封	方用反 (非/用合三)
7	02-22	覆	赴(敷/遇合三)	8	02-52	奉祿	俸(奉/用合三)
9	02-53	師範	范(奉/范合三)	10	04-02	希望	亡(微/陽開三)
11	04-30	往返	販(非/願合三)	12	05-07	𪛗之	撫(敷/虞合三)
13	06-14	覆相	赴(敷/遇合三)	14	06-20	鍍	富(非/宥開三)
15	08-04	𪛗髯	紡(敷/養開三)	16	08-04	𪛗髯	弗(非/物合三)
17	12-03	肪	方(非/陽開三)	18	12-10	𪛗離	夫問反 (非/問合三)
19	14-06	桴	苻(奉/虞合三)	20	16-09	𪛗𪛗	文(微/文合三)
21	21-05	塹阜	負(奉/有開三)	22	22-07	𪛗馥	服(奉/屋合三)
23	24-08	蚤	文(微/文合三)	24	27-01	鋒芒 (芒)	風(非/東合三)
25	29-02	賦	付(非/遇合三)	26	30-09	孚	敷(敷/虞合三)

表 4、6、7、8 共計 86 例，其中輕重唇不相混的例子高達 90.7% (表 7 的重唇 52 例+表 8 的輕唇 26 例=78 例)，輕重唇相涉佔 9.3% (表 4 的 3 例+表 6 的 5 例=8 例)，其直音部

分的相涉局限於次濁字如：「万、亡、挽」（表 4），其中「亡」與慧琳釋音（表 5）表現相符；反切部分皆以輕唇切重唇（表 6），如輕唇「方、芳、不」切重唇字，對照於諸家音切，除玄應混切外，時代較相近的慧琳、可洪均作重唇字，若從 P.2172 將曾經避諱的字復原之舉（見附錄附表 1），視作全文內容已經過修訂，則表 4「万、亡、挽」及表 6「方、芳、不」等 6 字的殘留，或許在唇音分化局勢的浪潮下，撰作 P.2172 的地域可能還有少數字殘存重唇的讀法。至於殘存的成因為何？因為詞彙擴散不及使然？還是傳承誦讀的經師口音未改？現在雖無法得知，但從 P.2172 不相混切的高比例來看，可說是處於輕重唇分化過渡時期的最後階段。

3. 濁音清化

全濁與清聲母相通者，唇音、舌音、齒音、牙喉音等部位均能得見，計有 16 例：

表 9

編號	部位	卷-條	條目	音切
1	唇音	01-86	𪛗𪛗 (奉/文合三)	芬 (非/文合三)
2		07-09	相𪛗 (滂/屋合一)	𪛗 (並/覺開二)
3		14-06	桴 (敷/虞合三)	符 (奉/虞合三)
4		15-03	罷 (並/支開三)	𪛗 (幫/支開三)
5	舌音	01-83	𪛗滅 (定/銑開四)	殿 (端/霰開四)
6	齒音	01-75	𪛗 (知/覺開二)	𪛗 (崇/覺開二)
7		15-10	其𪛗 (鎋/精/屋合一)	𪛗 (族) (從/屋合一)
8		19-09	漬 (從/真開三)	子 (精/止開三)
9		30-07	𪛗 (齊) (從/齊開四)	濟 (精/霽開四)
10	牙喉音	01-13	𪛗未𪛗 (見/蟹開二)	並下 (匣/馬開二)
11		01-88	玫瑰 (見/灰合一)	迴 (匣/灰合一)
12		05-17	𪛗𪛗 (匣/耕開二)	斤 (見/欣開三)
13		07-13	𪛗𪛗 (見/藥合三)	獲 (匣/麥合二)
14		16-02	𪛗𪛗 (見/阮開三)	乾 (羣/仙開三)
15		24-03	𪛗小 (匣/洽開二)	押 (見/狎開二)
16		31-13	𪛗 (曉/宵開三)	豪 (匣/豪開一)

首先，濁音清化的類型要分為二項來說明：(1) 全濁擦音併入了相對的清擦音，如：第 16

⁶³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37。

古漢語全濁聲母為不送氣音，儲泰松（2005）便認為對音資料主要反映具有一個基礎方言的通語，並不能完全代表實際的方音，他仍將不空的全濁聲母擬為不送氣音。⁶⁴

上述異議的根本在於理解這是一種對音策略，還是反映語言的實際。學界對於時間較晚的對音材料大致認為：全濁字已與次清字合流。包括羅常培（1933）指出《大乘中宗見解》漢藏對音大體以全濁字讀成送氣清音；⁶⁵ 龔煌城（1981）、李范文（1994）利用《番漢合時掌中珠》（1190 年）研究漢夏對音，皆以西夏送氣清音對譯漢語全濁字。孫伯君（2007）則分析西夏譯經《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功能依經錄》、《勝相頂尊總持功能依經錄》（約 1149 年）的梵漢對音，以漢語並、定、從母去譯梵語 ph、th/ṭh、ch。⁶⁶

也有學者以現代漢語方言的角度來關注此一議題。張維佳（2005）調查關中方言 50 多個點，發現古全濁聲母的白讀音（文讀與北京官話表現一致）在關中方言片呈現「渦狀」分布。周邊地區一律讀為送氣清音的頻率高，依勢向中心地區遞減。他並從移民的歷史關聯性，以客贛方言表現來說明關中方言全濁與次清聲母合流的歷史發展面貌。張氏認為促使全濁聲母朝向送氣清音發展的重要機制，送氣方法的一致是全濁與次清合流的趨同特徵，最後推斷古全濁聲母的性質應為送氣濁音。⁶⁷

然而對音材料顯示鼻音兼譯純鼻音與不送氣濁塞音的表現，以及古漢語濁塞音及塞擦音僅有一套（其送氣與否不具有辨義作用）等二個事實來看，解釋古全濁字為送氣濁塞音說的理據仍舊未能圓滿。⁶⁸

視線拉回與 P.2172 約同時期的古文獻也有相似的表現。首先，羅常培（1933）觀察藏語已出現濁音清化年代後的漢藏對音資料的二種趨勢之一：《開蒙要訓》除保留一部分濁聲母外，部分已變為不送氣清音（另一為《大乘中宗見解》清化後送氣）。⁶⁹ 拙作（2008）曾研究敦煌石室《心經》的 5 件「音寫抄本」（時代不早於不空），全濁聲母基本上都對譯不送氣清音，⁷⁰ 高田時雄（1988）研究 9-10 世紀的河西方言對音資料，指出濁音清化後

⁶⁴ 儲泰松利用音義反切、詩人用韻、對音等資料研究唐五代關中方音，提出資料反映語音的三個層次：雅言、通語、方音。其中通語是一種不同方言區域的人所使用的交際語言。（見氏著《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頁 25-28）

⁶⁵ 羅常培據陶慕士之言，以為這個敦煌寫本的時代約在 7-8 世紀。（見氏著《唐五代西北方音》，頁 8-10，29）。喬全生（2005）分析晉語全濁字的四個類型，以為今讀送氣清音聲母的類型可溯自唐五代《大乘中宗見解》漢藏對音所代表的西北一支方音。（見氏著《晉方言古全濁聲母的演變》）

⁶⁶ 鮮卑人寶源法師奉西夏仁宗敕令，重新對照梵文佛典譯成漢文。孫伯君推斷寶源漢譯本刊印時間應在天盛元年（1149）前後。其刊印本今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該譯經皆以漢語「明、泥、娘」母對譯梵語 b/bh、m、d/dh、n，但未見 gh、ḡh。（見氏著《西夏譯經的梵漢對音與漢語西北方音》，頁 12-14）。

⁶⁷ 張維佳：《演化與競爭：關中方言音韻結構的變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 238-262。

⁶⁸ 全濁聲母是否送氣的討論，從尉遲治平以後研究評述，拙作（〈行琳對音之聲母系統初探〉，同註 35，頁 36-38）曾討論過。

⁶⁹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同註 29，頁 139。

⁷⁰ 清化速度以唇音（幫系）度最快，計有 77.4%；舌根音（見系）佔 14.2%，舌頭音最少僅有 6.5%，顯示

變為不送氣的清音，⁷¹ 與 P.2172 的表現更為接近。高田氏（2013）還指出這是僅次於河西方言的 2 項主要特點（見上述）的重要特色。⁷² 漢夏譯音（龔煌城、李范文）也顯示全濁聲母已變為不送氣清音。

此外，邵榮芬（1963）研究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也有二項發現：(1) 全濁擦音與 P.2172 一致，皆併入了相同部位的清擦音。(2) 全濁仄聲與全清聲母相通有 12 例，全濁平聲與次清聲母相通僅見 1 例，是否與今日北京官話濁音清化以平仄為條件而異的現象有關，邵氏礙於僅見 1 例，所以抱持保留的態度。⁷³

除了邵氏研究外，P.2172 與上述唐代以前的對音研究呈現「濁母與不送氣輔音」具有對應關係較為接近，P.2172 更與唐代以後的河西語料「濁母清化後多對應不送氣清音」的語料有著一致的傾向。

此外，P.2172 反切部分也有清濁相涉的例子如下：

表 10

編號	項目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1	卷-條	05-05	05-01	05-05	05-03
	條目	捲縮	卷縮	舌則捲縮	捲縮
	釋音	去貪反 (溪/仙合三)	奇貪反 (羣/仙合三)	奇圓反 (羣/仙合三)	巨貪反 (羣/仙合三)
2	卷-條	12-30	12-18	12-20	18-90 ⁷⁴
	條目	撤	發撤	發撤	發撤
	釋音	丑烈反 (徹/薛開三)	除列反 (澄/薛開三)	纏列反 (澄/薛開三)	直列反 (澄/薛開三)
3	卷-條	14-01	14-01	14-01	14-04
	條目	煙人	煙人	煙人	煙人

濁音清化的現象尚未完成。（拙作：〈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所反映之聲母現象--兼論譯者歸屬問題〉，頁190-194）拙作以萬金川（2004）就《心經》音寫本與梵文本校釋發表：〈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一）（二）為基礎。

⁷¹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一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同註31，頁108。

⁷² 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の下位變體〉，同註40，頁101-102。

⁷³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同註30，頁292-295。

⁷⁴ 可洪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大智度論》【發撤】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卷10，第57張）

	釋音	則戈反 (精/戈合一)	才戈反 (從/戈合一)	(同玄應)	昨禾反 (從/戈合一)
--	----	----------------	----------------	-------	----------------

上表 3 例，P.2172 有二類表現：第 1、2 例以次清聲母對應濁母，傾向古今關中地區的表現；第 3 例以全清聲母對應濁母，與 P.2172 直音部分及古河西地區文獻表現一致。前 2 例是否可以解釋「反切部分」接近「唐代以來的標準音」系統？由於僅有 2 例，為求謹慎，暫無法論斷之。

4. 見系與曉系相涉

見系與曉系（曉匣）具有一定密切互涉關係，從古代文獻到現代方言等材料皆見其蹤跡。李新魁（1963）便列舉古文獻（諧聲系統、異體的形聲字、假借、通假、異文、又音、漢儒音讀、聲訓等 8 項）來說明其關係，再從字/韻書、現代方言（閩語：福州、廈門、汕頭及粵語）及日本吳音等論證「曉系古讀歸見系」，並據古文獻來斷定曉系自「魏晉」時期大規模從見系字分化出來，於「梁隋」大抵形成為二大類的態勢。⁷⁵

（1）見母與曉匣

下面列示曉匣與見母相涉的例子，計有 6 例：

表 11

編號	卷-條	條 目	音 切
1	01-13	解未解 (見/蟹開二)	並下 (匣/馬開二)
2	01-88	玫瑰 (見/灰合一)	迴 (匣/灰合一)
3	05-17	莖幹 (匣/耕開二)	斤 (見/欣開三)
4	07-13	鑷斷 (見/藥合三)	獲 (匣/麥合二)
5	24-03	咽小 (匣/洽開二)	押 (見/狎開二)
6	33-08	蒿 (曉/豪開一)	告 (見/號開一)

上表裡見曉互涉（第 6 例）僅有 1 例，其餘 5 例屬於見匣互涉。下面從諸家音切及韻書來了解相涉的問題，如 07-13【鑷斷】：「上獲，下卓。」為例，語出經本：「即取利鑷斷地直

⁷⁵ 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學術研究》，第 2 期（1963），頁 92-102。

下，磬石沙礫直過无難。」⁷⁶ 鑊，《廣韻》居縛切（見/藥合三），見母字；P.2172 則音「獲」，胡麥切（匣/麥合二），匣母字。

表 12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07-13	07-13	07-28	07-24
條目	鑊斷	鑊斷	利鑊	鑊斷
釋音	獲 (匣/麥合二)	(未釋音)	俱鑊反 (見/藥合三)	九縛反 (見/藥開三)

慧琳、可洪與《廣韻》相同，皆作見母。其他字書、韻書亦然，未嘗有作匣母者。故張校以為：「注文『獲』當為『鑊』字形訛，『鑊』『鑊』《廣韻·藥韻》同音居縛切」⁷⁷ 條目「鑊」是否有作匣母的可能？鑊，《說文》：「從金鑊聲。」⁷⁸ 聲符「鑊」字，今本《玉篇》另收又音：許縛切（另一音與《廣韻》「鑊」字同音）為曉母字。P.2172 音「獲」為麥韻字，與藥韻的「鑊」字聲符異韻。現從韻變的角度來看，獲：梗攝字，上古作 a 類韻；鑊：宕攝字，中古為 a 類韻，若 P.2172 「獲」字仍作較古讀法，便可能用來注「鑊」字，則張校之說便非唯一的可能性。

其次，有見母與匣母相涉例，如：01-88【玫瑰】：「枚，迴。」語出經本：「玫瑰為地金沙布上。」⁷⁹ 觀諸家反切均作匣母：

表 13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01-88	01-61	01-145	01-57
條目	玫瑰 ⁸⁰	玫瑰	玫瑰為地	玫瑰
釋音	迴 (匣/灰合一)	胡魁反 (匣/灰合一)	回 (匣/灰合一)	戶灰反 (匣/灰合一)

⁷⁶ 《大般涅槃經》第 7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28 張。

⁷⁷ 張校註 150，《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10 冊，頁 5177。

⁷⁸ 目部，卷 4 上，頁 7。

⁷⁹ 《大般涅槃經》第 1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25 張。

⁸⁰ 原卷二字誤倒。

瑰，徐鉉「公回切」(大徐本《說文》)、現代標準音、閩語皆作 k-。⁸¹ 玄應、慧琳、可洪、P.2172 等作匣母。瑰，《廣韻》則並存二音：公回切(見/灰合一)、戶恢切(匣/灰合一)。

同為西北方言的山西平遙(山西晉語)還可見匣母的文白異讀呈現 k-、x-之別：⁸²

表 14

例字 方言		喉 匣/侯開一	護 匣/暮合一	核 匣/麥開二	合 ⁸³ 見,匣/合開一	蛤 見/合開一
平遙	白讀	kuΛɿ ⁵³	k'u ³⁵	kΛɿ ⁵³ k'Λɿ ⁵³	kΛɿ ⁵³	kΛɿ ⁵³
	文讀	xəu ¹³	xu ³⁵	xΛɿ ⁵³	xΛɿ ⁵³	xΛɿ ⁵³

語言習得來自於口耳相傳，方言的表現即印證了匣母與見母間的淵源。

(2) 溪母「恢」字音

與上文「瑰」同為「鬼聲」的 02-31【魁】：「恢」。語出經本：「然後將付魁膾令熬。」
⁸⁴ 首要說明 P.2172 注文均小字書寫，原卷直音字「恢」本作小字，張校誤刊為大字。⁸⁵

表 15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02-31	24 卷 ⁸⁶	02-41	2 冊 ⁸⁷
條目	魁	魁膾	魁膾	魁膾

⁸¹ 李新魁(1963)研究見、曉系關係時，指出匣母大部分字源自群母外，還有一部分匣母字與見母相涉，並舉閩語(福州、廈門、汕頭)匣母作 k-：「鹹、汗、滑、下、猴、厚、侯(姓)、寒、銜、行、糊、含、杭、吸、猾、懷、合」等字，專與後或低元音的韻母相配。(見氏著：〈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頁 99-101)

⁸² 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00。

⁸³ 合，《廣韻》二音：侯閏切(匣/合開一)、古沓切(見/匣開一)。

⁸⁴ 《大般涅槃經》第 2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17 張。

⁸⁵ 見張校的正文處，張氏對本條目也未出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10 冊，頁 5158)

⁸⁶ 玄應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魁膾】(《阿毗達磨俱舍論·卷 15》)條目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卷 24，第 24 張)

⁸⁷ 可洪本經未釋該條目，今取他經【魁膾】(《大寶積經·卷 30》)條目對照之。(《高麗藏》再雕本，卷 24，第 40 張)

釋音	恢 (溪/灰合一)	苦迴反 (溪/灰合一)	苦迴反 (溪/灰合一)	苦迴反 (溪/灰合一)
----	--------------	----------------	----------------	----------------

「魁、恢」二字同音，《廣韻》、《龍龕手鏡》、《玉篇》：苦回切（溪/灰合一），與玄應、慧琳、可洪同音。P.2172 直音「恢」字，現代標準音卻雖作 x-，是否韻書的記錄有誤？從漢語方言來看，「恢」音有二個不同的發展：（一）「恢、魁」同音，且多作 k'-，如：蘇州（舊音）、溫州（舊音）、廈門（白讀）、潮州（白讀）；（二）「恢」與聲符「灰」（曉母）字同音，聲母作 x- 或 f-，也見於多處方言：⁸⁸

表 16

	北京	濟南	西安	太原	武漢	成都	合肥	揚州	蘇州	溫州
灰曉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	ɬxuəi	ɬhue	ɬfai
恢溪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i	ɬxue	ɬxuəi	ɬhue k'ue舊	ɬfai 新 k'ai 舊
魁溪	k'uei	k'uei	k'uei	k'uei	k'uei	k'uei	k'ue	k'uəi	k'ue	k'ai
	長沙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陽江	廈門	潮州	福州	建甌
灰曉	ɬfei	ɬxue	ɬfəi	ɬfəi	ɬfui	ɬfui	ɬhue 文 ɬhe 白	ɬhue 文 ɬhu 白	ɬxuei 文 ɬhu 白	ɬxɔ
恢溪	ɬfei	ɬxue	ɬfəi	ɬfəi	ɬfui	ɬfui	ɬhue 文 k'ue 白	ɬhue 文 k'ue 白	ɬxuei	ɬxɔ
魁溪	k'uei	k'ui k'ue	k'ui	k'ui	ɬfui	k'ui	k'ue	k'ue	k'uei	k'o

蘇州/溫州方言「恢」舊音（k'ue/ k'ai）與「魁」同音；新音（ɬhue/ ɬfai）與「灰」同音。廈門、潮州方言裡，「恢」字白讀（k'ue）與「魁」同音；文讀（ɬhue）與「灰」同音。其實這類塞音弱化為擦音的現象在世界語言中的輔音演變規律並不陌生（如格林定律（Grimm's law））。

5. 來母與匣母

來母的發音方法近似擦音，只是氣流通道是舌的兩邊。P.2172 來匣互涉的情況有 1 例，29-07【裸】：「畫。」語出經本：「若菩薩摩訶薩見怖畏者為作救護，見裸跣者施與衣

⁸⁸ 語料來自《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頁 169。各地方言[f-]可配開、合口字，其來源並非相同。郭沈青討論廣州話「溪母」字多音現象及其歷史層次，推測其[h-]是早期壯侗語和漢語接觸後遺留下來的底層，[f-]是以[-u]為條件自[h-]分化出來。（見氏著：〈廣州話溪母字的歷史層次及音變〉，《語言科學》第 4 期（2013），430-436）。

服。」⁸⁹

表 17

	P.2172	慧琳	可洪
卷-條	29-07	01-12 ⁹⁰	29-10
條目	裸	裸跣	裸跣
釋音	畫 (匣/卦合二)	胡瓦反 (匣/馬合二)	戶瓦反 (匣/馬合二)

《廣韻》：裸，郎果切（來/果合一）；畫，胡卦切（匣/卦合二）。⁹¹ 張校以為直音「畫」與條目「裸」字形音義均異，判為誤字。⁹² 「裸」作來母，是今日所流行的讀音，但匣母一讀有古文獻可考，《禮記》：「為大夫累之。」鄭玄注：「累，保也。謂不巾覆也。」陸德明音義釋「累、保」云：「累，力果反。一音如字。保，力果反。沈（重），胡瓦反。」⁹³ 又《史記·殷本紀》：「脰肉為林，使男女保。」保，張守節正義：「胡瓦反」。⁹⁴ 又《龍龕手鏡》：「裸，郎果反，赤體也。又胡瓦反。」⁹⁵ 保、裸二字關係，慧琳【裸跣】釋「裸」：「胡瓦反。《孟子》云：裸露身也。」，與《玉篇》、《集韻》皆視為異體字也。⁹⁶

慧琳、可洪同音，與 P.2172 皆作匣母；沈重（應操南音）、張守節（應熟北音）亦作匣母，顯示當時匣母音非冷僻之音；⁹⁷ 陸德明音義、⁹⁸《龍龕手鏡》兼收「來、匣」二音，則當時北方時仍存二音異讀。是以 P.2172【裸】音「畫」，實為有據，並非偶然，更非張校以為訛字也。

上述文獻（佛典音義、經典注疏、字書）之外，現代東南方言（粵、客、平話）還可見「裸」字作舌根（塞音 k-、k'-）者：⁹⁹

⁸⁹ 薩，原卷作薩。（《大般涅槃經》第 28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29 張）

⁹⁰ 慧琳《大般涅槃經》音義未見【裸跣】條目。本條目取自《慧琳音義·卷 75·修行道地經·第 1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18 張），以利比較。

⁹¹ 畫，《廣韻》二音：胡卦切（匣/卦合二），胡麥切（匣/麥合二）。前者為紐首。

⁹² 張校註 311，《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 10 冊，頁 5192。

⁹³ 《禮記註疏》卷 2，頁 37。（四庫全書本）

⁹⁴ 《史記正義》卷 3，頁 9。（四庫全書本）

⁹⁵ 衣部，卷 3，頁 104。

⁹⁶ 《玉篇》：「羸，力果切，袒也，亦作保、裸。裸，同上。」（衣部）「保，力果切，赤躰也。」（人部）《集韻》「羸裸裸保」為異體字，下云：「魯果切，《說文》袒也，或从果、从身、从人、从彡。」（果韻）

⁹⁷ 南陳·沈重（500-583），為吳興武康（今浙江吳興）人；張守節生卒年不詳，唐武后時人。

⁹⁸ 陳唐之際·陸德明（554-627），為蘇州吳（今江蘇蘇州）人。

⁹⁹ 語料來自「小學堂」網路資料庫。又此處與廣州溪母字音變為[h][f]，學界以[k]作為最早形式，屬於

表 18 (粵語)

方言 例字	廣府片			勾漏片				吳化片	
	南康	沙田	營盤	清水	懷集	信都	布田	靈山	浦北
裸	^ㄟ kɔ	^ㄟ ko	^ㄟ k'o	^ㄟ k'ɔ	^ㄟ kuɔ	^ㄟ k'ɔ	^ㄟ k'uɔ	^ㄟ k'ɔ	^ㄟ k'u

表 19 (客語)

方言 例字	粵台片.梅惠小片	廣西客語			
	深圳(沙頭角)	南寧(馬山)	玉林(興業)	玉林(陸川)	玉林(博白)
裸	k'ɔ ²	^ㄟ k'ɔ	k'ɔ ²	^ㄟ kɔ	^ㄟ kɔ

表 20 (平話)

方言 例字	桂北片		桂南片	
	兩靈小片	義融小片	西南小片	
	臨桂(兩江)	臨桂(五通)	賓陽(蘆墟)	南寧(亭子)
裸	kɔ ²	^ㄟ kuɔ	^ㄟ kø	^ㄟ kɔ

裸，吳語還有 [ɲl-] 的特別讀法：¹⁰⁰

表 21 (吳語太湖片)

方言 例字	毗陵小片						蘇滬嘉小片	
	童家橋	靖江	江陰	常州	溧陽	宜興	常熟	蘇州
裸	^ㄟ ɲl ɿɥ	^ㄟ ɲl ɿɥ	^ㄟ ɲl ʒɥ	^ㄟ ɲl ɿu	^ㄟ ɲl ɿu	^ㄟ ɲl u	^ㄟ ɲl u	^ㄟ ɲl ʒ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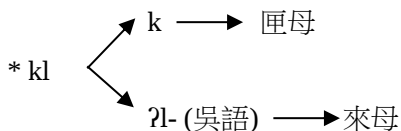
上述「裸」作「來、見系、匣」母等異讀並非絕響。同樣以「果」為聲符的「腓(腓、腓)」，文獻上也保留「來、見、匣」三種異讀的記錄：(1)力水切(來/止合三)，皮起。(《玉篇》肉部)(2)古臥切(見/過合一)，腫赤。(《集韻》)(3)戶瓦切(匣/馬合二)，藥草名。(《集韻》)

現將文獻與方言所示「裸、腓」的「來、見、匣」母異讀的可能來源與關係，試釋如下：

二個不同的問題。暫不討論。

¹⁰⁰ 語料來自「小學堂」網路資料庫。

表 22



關於舌根塞音（ k/k' ）與擦音（匣母）相涉的機制與條件，詳見上文「（四）見系與曉系相涉 1.見母與曉匣」的討論。

6. 並母與 $v-$

11-21【旋嵐】（*Vairambha*）：「上方邊反，下藍。」條目字以「旋」對譯梵語的 $v-$ ，以「嵐」譯 $-ram-$ 。本條目歷來漢譯作：「毗嵐婆、毗藍婆、鞞嵐婆、鞞藍婆、旋藍婆、隨藍婆、吠嵐、吠藍、隨藍、鞞藍、旋藍、旋嵐」等語。譯字如「毗、鞞」皆並母字以譯梵語 $v-$ ，符合輕重唇尚未完全分化年代之譯例。P.2172「旋」（邪/仙合三）與音切「方邊反」的「方」（非母）顯然不符。

俞敏（1982、1999）曾經討論本條譯語用字，俞氏根據古譯時期有以「匣母」字譯 $v-$ 用例，認為「旋、隨」邪母字譯 $v-$ （*Vairambha*）需要修正：（一）正「旋」為唇音「旃」（並/泰開一）；（二）正「隨」為舌根「墮」（曉/支合三）。¹⁰¹ 儲泰松（2005）也舉《原本玉篇》所引書證《左傳》、《穀梁傳》、《方言》作「隨」，《說文》、《左傳》杜注則作「墮」，以補充說明「隨」應為「墮/墮」的俗寫，後世遂誤「隨」為正，並舉出可洪將「墮」誤作「隨之」例。其基調與俞敏相同。¹⁰² 今從俞氏之見，P.2172 此例應遵古譯者。

7. 影、以母相涉

零聲母的擴大是近代漢語的重要特徵之一。關於形成的年代，王力（1957）首先提出「影、喻」合流的形成約在《中原音韻》（14 世紀）時期。¹⁰³ 竺家寧（1982）利用《九

¹⁰¹ 見俞敏：〈古漢語「風」的確有過像「孛纜」的音〉，《民族語文》，第 5 期（1982），頁 40。又〈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於《俞敏語言學論文集》頁 1-62，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16。旃，旃之俗字。《五經文字》：「旃，從市。市，普未反。...或從巾者訛。」（人部，頁 79）

¹⁰² 儲氏論及「嵐」字，引何亞南（1999）所云其「大風」義始於六朝，盛行於唐代。「嵐」的大風義進入漢語，「旋嵐」成為偏正結構，符合了漢語的構詞法。所以元魏以後只出現「旋嵐」，而不出現「旋藍」。（儲泰松：〈「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漢語史學報》，第 2 輯（2002），頁 40）

¹⁰³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又北京：中華書局，1980 重新出版，本文據後者），

經直音》研究近代音零聲母，發現「喻（云、以）」、「影」母相混外，還有各別與疑母相混的少數例子。¹⁰⁴ 馮蒸（1991）也研究採取直音的《爾雅音圖》，指出其「影、云、以」三母合併之外，尚有「影、疑」相混的情形，馮氏最後綜合《九經直音》的表現，將零聲母的形成年代上修至宋初，並提出濁音清化是促進零聲母化的演變機制。¹⁰⁵

時間再往前來到古河西邊陲，邵榮芬（1963）研究的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呈現的是：「云、以」二母混同，「疑、影」細音一起併入「云、以」，但「疑、影」洪音仍然有別。¹⁰⁶ 高田時雄（1988）所觀察的 9-10 世紀河西方言則略異：「云、以」合併，影母仍構擬作[ʔ-]。¹⁰⁷ 邵氏、高田氏的研究都顯示「云、以」合併為當地的主流。

P.2172 條目與直音字有「影、以」母相涉者，僅有 1 例，如：02-29【失陰】：「下尤。」陰（影/侵開三）、尤（以/侵開三）同為侵韻開口細音字，僅聲母有別。這是否代表 P.2172 已經來到如邵榮芬（1963）的發展？細究 P.2172 其他條目的表現：

表 23（影母：直音 17 次+反切 12 次=29 次）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音		卷-條	條目	釋音
1	01-31	悵 ^快	於亮反 (影/漾開三)	2	01-37	可 ^惡	汙(影/暮合一)
3	02-12	扼	厄(影/麥開二)	4	02-64	餒	於偽反 (影/真合三)
5	03-03	屏 ^團 (影/隊合一)	烏繪反 (影/泰合一)	6	03-07	中 ^怨 (影/願合三)	宛(影/阮合三)
7	04-05	天 ^壽	菸兆反 (影/小開三)	8	04-12	啞 ^法	烏雅反 (影/馬開二)
9	05-03	懊	襖(影/皓開一)	10	05-16	隘 ^路	烏解反 (影/卦開二)
11	06-01	憎 ^惡 (惡)	汙(影/暮合一)	12	08-06	噁 ^阿 (噁)	烏各反 (影/鐸開一)
13	12-16	歐	烏口反 (影/厚開一)	14	13-08	嬰	於盈反 (影/清開三)

頁 35。

¹⁰⁴ 竺家寧：〈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中語中文學》，第 4 輯（1982），頁 125-133。

¹⁰⁵ 《爾雅音圖》撰作者為毋昭裔（934-965），后蜀河中龍門人。馮蒸：〈《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零聲母〉（《漢字文化》，第 1 期（1991），頁 29-36。

¹⁰⁶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同註 30，頁 295-298。

¹⁰⁷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同註 31，頁 109。

15	13-15	憎 ^惡 (惡)	汙(影/暮合一)	16	14-03	咽 ^喉	燕(影/先開四)
17	16-14	□(衣 ^鹿 麻衣) (影/未開三)	意(影/志開三)	18	16-14	□(衣 ^鹿 麻衣)	依(影/微開三)
19	21-03	窈	杏(影/篠開四)	20	19-15	華 ^菱	於為反 (影/支合三)
21	23-06	餒	於偽反 (影/寘合三)	22	25-05	殯 ^命 (云/軫開三)	運(云/問合三)
23	25-06	悒遲	英及反 (影/緝開三)	24	30-03	鴛 ^彌	殃(影/陽開三)
25	32-08	頰	遏(影/曷開一)	26	33-09	三 ^乚 (𠂔) (影/耕開二)	櫻(影/清開三)
27	36-01	腕 ^手 (影/換合一)	腕(影/緩合一)	28	41-07	安 ^尉	按(影/翰開一)
29	41-07	安 ^尉	委(影/紙合三)				

表 24 (云母：直音 7 次+反切 4 次=11 次)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 音		卷-條	條目	釋 音
1	01-23	轅	負(云/元合三)	2	01-73	鉞	越(云/月合三)
3	04-33	王	于放反 (云/漾開三)	4	05-06	創 ^尤	疣(云/尤開三)
5	07-04	芸	云(云/文合三)	6	12-02	轔	調(云/未合三)
7	12-28	瑋	簞(云/尾合三)	8	19-02	則 ^王 國土	于放反 (云/漾開三)。
9	25-05	殯 ^命 (云/軫開三)	運(云/問合三)	10	38-03	曄	云輒反 (云/葉開三)
11	42-16	而 ^隕	于閔反 (云/軫開三)				

表 25 (以母：直音 8 次+反切 2 次=10 次)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 音		卷-條	條目	釋 音
1	01-78	諛 ^詔	與(以/虞合三)	2	02-45	愈	庾(以/麌合三)
3	07-05	稗 ^莠	誘(以/有開三)	4	13-05	痍	夷(以/脂開三)
5	24-01	怡	与之反 (以/之開三)	6	33-10	淫 ^決	逸(以/質開三)

7	34-03	閱	悅(以/薛合三)	8	41-08	唯然	以水反 (以/旨合三)
9	41-12	牖	誘(以/有開三)	10	42-03	豔	焰(以/豔開三)

從表 23-25 來看，「影、云、以」三母的界限仍然涇渭分明，顯然零聲母化尚未在 P.2172 系統裡大幅地展開擴大的音變。

(四) 韻母方面

1. 重紐之別

《顏氏家訓·音辭》：「歧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奇、祇」為分置於韻圖三、四等的支韻重紐字，顏氏指出江陵陷沒（6 世紀中葉）之前北方關中地區仍能分辨重紐。後來重紐在文獻裡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劉廣和（1994）研究義淨、不空譯音仍能區分三等「綺、器(kṣi)」、四等「企、棄(khi)」。¹⁰⁸P.2172 重紐字則涇渭分明，下面將三、四等重紐字分別製表如下：

表 26：三等重紐（註*號者，表三等重紐字）

編號	卷-條	條目	釋文	編號	卷-條	條目	釋文
1	02-51	頑𪛗* 語巾切 (疑/真開三)	銀* 語巾切 (同左)	2	11-06	𪛗 ¹⁰⁹ 剥* 1.蒲糜切 (並/支開三) 2.攀糜切 (滂/支開三)	皮* 符羈切 (並/支開三)
3	15-03	罷(𪛗)* ¹¹⁰ 彼為切 (幫/支開三)	陂* 彼為切 (幫/支開三)	4	19-19 36-04 (重出)	𪛗𪛗(坻)* 府巾切 (幫/真開三)	斌* 府巾切 (幫/真開三)

¹⁰⁸ 劉廣和：〈《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方音分歧初探〉，同註 58，頁 140。

¹⁰⁹ 𪛗，《廣韻》未收，《集韻》二音，今據補之。

¹¹⁰ 罷，張校：據經文意，應同「𪛗」。（張註 213，頁 5183）

5	19-24 (異調)	𠂔悼* 方美切 (幫/旨開三)	祕* 兵媚切 (幫/至開三)	6	02-64	餒* 於偽切 (影/真合三)	於𠂔反* 危睡切 (疑/真合三)
7	25-06	𠂔遲* 於汲切 (影/緝開三)	英及反* 其立切 (群/緝開三)	8	04-05	𠂔壽* 於兆切 (影/小開三)	菸𠂔反 治小切 (澄/小開三)

上表第 1-6 例的條目、釋文皆為三等重紐字（真、支、脂、侵韻），第 6-8 例僅條目為重紐（宵韻），但以三等字為下字。下面列示四等重紐字：

表 27：四等重紐（註*號者，表四等重紐字）

編號	卷-條	條目	釋文	編號	卷-條	條目	釋文
1	02-39	𠂔倪* 并弭切 (幫/紙開三)	俾 ¹¹¹ 1.卑*府移切 (幫/支開三) 2.埤*:符支切 (並/支開三)	2	03-03	𠂔𠂔* 必郢切 (幫/靜開三)	餅* 必郢切 (幫/靜開三)
3	06-13	𠂔* 必刃切 (幫/震開三)	𠂔(𠂔)* 必刃切 (幫/震開三)	4	40-07	竭𠂔* 1.府移切* (幫/支開三) 2.符支切* (並/支開三)	卑* 府移切 (幫/支開三)
5	05-23	𠂔𠂔* 芳滅切 (滂/薛開三)	芳滅反* 亡列切 (明/薛開三)	6	24-10	𠂔* 并列切 (幫/薛開三)	不𠂔反* 良薛切 (來/薛開三)
7	39-03	𠂔鉢* 毗必切 (並/質開三)	毗𠂔反* 卑吉切 (幫/質開三)	8	13-01 (異調)	𠂔𠂔* 彌兗切 (明/彌開三)	面* 彌箭切 (明/線開三)
9	30-05 (異調)	殯(殯)* 必刃切 (幫/震開三)	殯(殯)* 必鄰切 (幫/真開三)	10	28-08 (異韻)	橘* 居聿切 (見/術合三)	居𠂔反* 彌畢切 (見/質開三)
11	01-71 40-05	𠂔 姑沄	𠂔* 吉掾切	12	28-06 (異韻)	𠂔(牽) 苦堅切	遭* 去演切

¹¹¹ 直音「俾」與條目字重出，張校認為可能直音「卑」。案：據經文意及其偏旁形訛，也可能作「埤」。

	(異韻)	(見/銑合四)	(見/線合三)			(溪/先開三)	(溪/獮開三)
13	07-02	翹* 渠遙切 (羣/宵開三)	渠遙反 餘昭切 (以/宵開三)	14	13-08	嬰* 於盈切 (影/清開三)	於盈反 以成切 (以/清開三)
15	31-09	魚鰲* 并列切 (幫/薛開三)	并悅反。 弋雪切 (以/薛合三)				

上表第 1-10 例的條目、釋文皆為四等重紐字（支、真、諄、仙、清韻），第 11-12 例仙韻四等重紐與先韻四等字相切，至於第 13-15 雖與同韻「以」母字相配，鑑於上文已證 P.2172 「云、以」母有別（包括直音與反切），故仍置於表 27 裡。黃淬伯（1970）考察慧琳的支、脂、宵、真、侵韻重紐三四等仍然有別。¹¹² 相較之下，P.2172 多保留了「仙、清」二韻重紐之別。此外，P.2172 重紐混切僅有 2 例，茲與諸家音切相較：

表 28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16-08	16-06	16-11	16-09
條目	剿* 魚器切:3 等 (疑/至開三)	耶剿	耶耳剿鼻	則剿
釋音	義鰲反* 毗至切:4 等 (並/至開三)	魚器反:3 等 (疑/至開三)	(同玄應)	魚至反:3 等 (疑/至開三)
卷-條	33-09	卷 4 ¹¹³	卷 19	33-28
條目	三鰲 (嬰) 烏莖切:2 等 (影/耕開二)	嬰水	嬰水	三鰲

¹¹² 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52、54、69、71、117、126。

黃淬伯 1970 年 4 月撰畢該書，未及半年旋即謝世，後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刊印黃氏遺作。

¹¹³ 玄應、慧琳本經皆未見該條目，今據二人《大集賢護菩薩經·卷 4》補入對照。

釋音	櫻* 於盈切:4 等 (影/清開三)	於耕、於成二反 (影/耕開二) (影/清開三)	於耕反 (同玄應)	烏耕反 (影/耕開二)
----	--------------------------	-------------------------------	--------------	----------------

P.2172【剿】與同韻（至韻）四等「**鼻**（鼻）」混，慧琳則不相淆：1.以同韻三等重紐「器」為下字 2.以非重紐未韻三等「氣」為下字。¹¹⁴ 丁鋒（2010）研究慧琳改訂玄應音切時，還指其三等重紐：「岐、**𪔐**、𪔐、剿、踏、僅、𪔐、諺、傑」、四等重紐「弭、企」字均混同於普通三等韻。¹¹⁵ 其中四等「企」字義淨、不空尚能區分，慧琳重紐界限有了改變。

P.2172 二等【𪔐】與他韻四等重紐字混，慧琳、可洪均不混，但與玄應所收又切同音。是否代表 P.2172「𪔐」字增生了細音介音？或者是其他因素？礙於僅有 1 例，無法考知。

2. 元韻與仙韻 B 類字

仙韻為重紐的韻部。P.2172 有仙韻 B 類字與元韻相涉的情形，¹¹⁶ 共 3 例。若去除重覆注音者，尚餘 2 例：

表 29

編號	卷-條	條 目	音 切
1	01-23	轅 (云/元合三)	貧 (云/仙合三)
2	01-58	捷 (見/阮開三)	乾 (羣/仙開三)
3	16-02	尼捷 (見/阮開三) ¹¹⁷	乾 (羣/仙開三)

第 2 例【捷】用來對譯梵語的 gan- (Gandharva)，北 6284 經本與 P.2172 條目同作「捷」；《高麗藏》再雕本則與 P.2172 直音字同作「乾」。乾，《廣韻》：渠焉切（羣/仙開三），¹¹⁸ 《韻鏡》置於三等上，屬於仙韻 B 類字。其他音義書則羅列幾種漢譯名如下：

¹¹⁴ 剿，魚氣反。（《慧琳音義·卷 48·瑜伽師地論·32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30 張）

¹¹⁵ 丁鋒：〈慧琳音義改訂玄應音切韻類考〉，原載《漢語的歷探討——慶祝楊耐思先生八十壽慶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又收於《如斯齋漢語史叢稿》（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頁 63-79。本文據後者，同註 46，頁 67。

¹¹⁶ 李新魁認為仙韻 B 類字自元韻分化而來，可以合為一大韻。（李新魁：〈重紐研究〉（《語言研究》，第 2 期（1984），頁 93-94）

¹¹⁷ 尼，原卷作𪔐。

¹¹⁸ 乾，廣韻二音：(1)古寒切（見/寒開一），濕也。(2)渠焉切（羣/仙開三，紐首字），天也、君也、堅也；又《韻鏡》置於第 23 轉開口羣母三等上，本文宜取第二音。

表 30

編號	玄應			慧琳		
	條目	釋文/音切	出處	條目	釋文/音切	出處
1	捷陀羅	巨焉反 (羣/仙開三)	卷 3.《放光般 若經》.第 6 卷	捷陀羅	巨焉反	卷 9.《放光般 若經》.第 6 卷 (錄玄應 音)
2	捷沓和	又云捷陀羅， 或作乾沓婆， 或云捷達婆， 或云乾闥婆， 舊名也。 今正言健達縛。	卷 3.《放光般 若經》.第 6 卷	乾闥婆	新云：健捷縛	卷 25.《大般 涅槃經音 義》.第 1 品 (釋雲公撰)
3	健達縛	渠建反 (羣/願開三)	卷 23.《對法 論》.第 6 卷	健達縛	渠建反	卷 47.《對法 論》.第 6 卷 (錄玄應音)

上表 3 例，皆以羣母字對譯梵語的 gan-。乾，《廣韻》：渠焉切（羣/仙開三），仙韻 B 類字。捷，《廣韻》：居偃切（見/阮開三）。健，渠建切（羣/願開三）。「乾、捷、健」三字相涉，除了顯示羣母可能開始清化外，韻母則有元韻與仙韻 B 類字相混之勢。

其實慧琳的反切已見此狀，黃淬伯（1970）考察《慧琳音義》的切語，他將《韻鏡》置於三等的元、仙二韻合併為「乾部」([Ien][Iuen])；《韻鏡》置於四等的仙、先二韻合併為「肩部」([ien][Iuen])。黃氏並云：「在唐代關中方音中，《切韻》仙部，等韻家所稱之三等字，一律併入元部，所稱之四等字併入先部。」¹¹⁹ 高田時雄（2005）研究《可洪音義·摩訶僧祇律》反切時，也指出該書有這類韻母相涉的情形。¹²⁰

3. 梗、臻攝相涉

以臻攝直音注梗攝字計有 3 例，直音 1 例、反切 2 例。直音見 05-17 【莖幹】：「上斤，下竿。」莖，《集韻》：何耕切（匣/耕開二），與慧琳、可洪作「戶耕反」同音。¹²¹ P.2172 直音「斤」，《廣韻》：舉欣切（見/欣開三）。¹²² 韻母呈現 -n、-ŋ 相涉的情形。反切 2 例，

¹¹⁹ 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同註 1112，頁 29-30。

¹²⁰ 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與行瑤《隨函音疏》〉，鍾珮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29。

¹²¹ 莖，《集韻》二音：何耕切（紐首，匣/耕開二）、於莖切（影/耕開二）。《廣韻》僅一音：烏莖切，與後者同音。

¹²² 斤，《廣韻》二音：舉欣切（見/欣開三），十六兩也；居焮切（見/焮開三），察也。前者為紐首，本文取前者。

4. 流、遇攝相涉

邵榮芬（1963）曾指出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唇音流攝併入遇攝。¹²⁷ P.2172 也可看見流、遇二攝相通，計有 5 例：

表 33

編號	部位	卷-條	條 目	音 切
1	唇音	02-22	覆 (敷/宥合三)	赴 (敷/遇合三)
2		06-14	覆相 (敷/宥合三) ¹²⁸	赴 (敷/遇合三)
3	齒音	02-01	无趣 (清/厚開一)	取 (清/虞合三)
4	牙音	16-17	藕 (疑/厚開一)	禺 (疑/虞合三) ¹²⁹
5	半舌	24-12	癭 (來/候開一)	縷 (來/虞合三)

以上 5 例皆以遇攝字來注流攝字。若從中古漢語音值：流攝 [**(i)əu*]、遇攝虞韻作[**iu*]（王力系統）來思考，則 P.2172 直音字可能顯示流攝由雙元音[**əu*]字變為單元音[**u*]（介音不計）了。高田時雄（1988）以藏漢對音等材料研究 9-10 世紀的河西方言時，指出以流攝唇音字譯[-*u*]（其餘多譯複元音），但高田氏並未特別留意流攝的狀態（雖然高田氏研究有參考邵榮芬（1963）的文章），仍將流攝構擬作複元音 [-(*i/i*)əu]。¹³⁰ 後來研究敦煌出土的 10 世紀于闐文書時才注意到流攝的讀音現象，以于闐文轉寫的漢語詞彙表現，將遇、流二攝寫作[u]/[ū]韻字。¹³¹ 巧合的是邵氏、高田氏及 P.2172 呈現出遇、流二攝相涉的情況都發生大西北的河西地區，這是否為專屬於當時河西地帶的音韻特色，因本研究範圍所限，暫不得而知。

5. 入聲與陰、陽聲韻相涉

¹²⁷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同註 30，頁 314。

¹²⁸ 覆，《廣韻》收錄 4 音：1.敷救切（敷/宥開三），蓋也；2.芳福切（敷/屋合三），反覆也；3.扶富切（奉/宥開三），伏兵；4.匹北切（滂/德開一），未釋義，但為紐首。【覆相】語出經本：「是故我於經中覆相，說如是偈」（《大般涅槃經》第 6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18 張），當取第 1 音義。

¹²⁹ 禺，《廣韻》二音：遇俱切（疑/虞合三）、牛具切（疑/遇合三）。《五經文字》音「隅」，與前者同音。

¹³⁰ 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一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同註 31，頁 143-144。

¹³¹ 十世紀時于闐人與以敦煌為中心的曹氏歸義軍政權來往密切，在敦煌留下以于闐文書寫的文書，所轉寫的漢語詞彙以地名、官職名、人名等固有詞為主。（高田時雄：〈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詞彙〉，《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13-305），頁 264-267、275-277。

P.2172 以陰聲韻字來注入聲條目字，計有 5 例；以入聲字注陽聲韻字，也有 1 例。則入聲與陰陽聲韻字相涉者，總計 6 例。若扣除條目重覆者（第 5、6 例），尚餘 5 例。

表 34

編號	卷-條	條 目	音 切
1	11-15	籀拍 <u>毬</u> (羣/屋合三)	求 (羣/尤開三)
2	03-12	抄 <u>掠</u> (來/漾開三)	略 (來/藥開三)
3	05-12	振 <u>爆</u> (幫/覺開二) ¹³²	豹 (幫/效開二)
4	19-26	解 <u>甲</u> 胄 (見/狎開二)	假 (見/馬開二)
5	23-03	過 <u>失</u> (書/質開三)	試 (書/志開三)
6	32-10	過 <u>失</u> (書/質開三)	試 (書/志開三)

入聲的消變在唐代已為人譏諷為俗訛音，如封演《聞見記》【打毬】條目云：「毬音子六反，鞞音鉅六反。近俗聲訛，蹋鞠為『毬』，¹³³ 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¹³⁴ 封氏批評入聲「鞞」（屋韻）字轉為陰聲俗音的毬（尤韻）字。所以〈張義潮變文〉作「球場」，〈丈夫百歲篇〉作「球子」。張金泉（1985）考察敦煌變文已見陰、入聲韻字通假的情形，計有 30 例之多。¹³⁵ 毬、毬，皆為古時一種遊戲時所用的球。上表第 1 例【籀拍毬】正以流攝直音「求」字以注「毬」，若承上文流攝作[u]韻的話，則入聲屋韻「毬」字失去塞尾後，便讀同尤韻「求」字了。

不過 P.2172 反切卻注「毬」為入聲字，26-07【毬】：「渠竹反（羣/屋合三）。語出經本：「尸利毬多邪見熾盛，因見我故，邪見即滅。」¹³⁶ 「尸利毬多」本為專名，慧琳便釋其義：「此云吉護，亦云德護也。」¹³⁷ 又為人名，如可洪【利掘】：「人名，或云尸利毬多。」¹³⁸ 檢視經意，應作人名。P.2172 本條「毬」仍作古讀，應承古譯而來。因該詞並非口語詞彙，至 P.2172 時代該音上升為讀書音，所以「毬」兼收陰、入二音可視作文白異讀。

其次，表 34 大部分入聲字與去聲字相通，如：03-12【抄掠】：「下略。」語出經本：

¹³² 爆，《廣韻》三音，據經文義及徐鉉之見，此處宜取：北角切（幫/覺開二）。論證詳見後述。

¹³³ 慧琳【拍毬】云：「巨六反。古文作鞞，今作鞞。郭璞云：毛丸氣毬之類以蹋鞞，蹋戲也。」（《慧琳音義》第 26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6 張）玄應、可洪亦作「巨六反」。

¹³⁴ 《聞見記》卷 6，頁 2。（《四庫全書》本）

¹³⁵ 張金泉：〈敦煌俗文學中所見的唐五代西音韻類（導言）〉，《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頁 277。

¹³⁶ 《大般涅槃經》第 26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12 張。

¹³⁷ 《慧琳音義》第 26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21 張。

¹³⁸ 《可洪音義》第 12 冊，《高麗藏》再雕本，第 91 張。

「長者命終所有諸牛悉為群賊之所抄掠。」¹³⁹ 經師們釋「掠」音也有陽聲、入聲韻的不同：

表 35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03-12	03-09	03-19	03-05
條目	抄掠 ¹⁴⁰	抄掠	抄掠	抄掠
釋音	略 (來/藥開三)	力尚反 (來/漾開三)	力約反 (來/藥開三)	力向反 (來/漾開三)

掠，《廣韻》有陽聲、入聲二讀：力讓切（漾韻）、離灼切（藥韻），但不知其所本。《五經文字》：「音略。又音亮。」大徐本《說文·新附》亦云：「本音亮。《唐韻》或作櫟，離灼切。」¹⁴¹ 玄應「力尚反」與可洪「力向反」（來/漾開三）同音，慧琳「力約反」與 P.2172 直音「略」（來/藥開三）同音，恐怕唐代長安曾盛行，但是經師們各有所主，所以丁鋒（2006）研究慧琳改訂玄應反切時，並未發現慧琳有去、入相混的例子。¹⁴²

經師們釋音有陽、入聲韻尾的差異，是否意味著這是一個區域方言的問題？且是宋代以前的創新發展？先看現代漢語方言：

表 36

	北京	西安	太原	蘇州	成都	雙峰	南昌	梅縣	廣州	福州	潮州	廈門
掠	lye [˥] lye	ɿ [˥] uo	lie [˥]	lio [˥]	ɛnyo	liu [˥]	liok [˥]	liok [˥]	lœk [˥]	luo [˥]	lia [˥]	liok [˥] 文 lia [˥] 白
略	lye [˥]	ɿ [˥] uo	lie [˥]	lio [˥]	ɛnyo	liu [˥]	liok [˥]	liok [˥]	lœk [˥]	luo [˥]	liak [˥]	liok [˥] 文 lio [˥] 白

語料顯示：不論「掠」作陰聲或入聲，與入聲「略」的步調是一致的。「掠」在東南方言較為保守，一律為入聲韻；北方方言裡，除太原（晉語）、合肥（江淮官話）為入聲塞尾外，其餘皆作陰聲韻。¹⁴³ 再參照諸家「陽、入相涉」的切語，都暗示著陽、入的韻尾正

¹³⁹ 悉，原卷作𦏧。掠，原卷作掠。（《大般涅槃經》第3卷，《高麗藏》再雕本，第13張）。

¹⁴⁰ 掠，P.2172、玄應、可洪等原卷均作掠。檢閱日本寫經亦同此形。掠，為掠的異體字。掠形見於《龍龕手鑑》：「音亮。取也，奪也，笞也，治也。」（手部，卷2，頁5）

¹⁴¹ 見《廣韻》（頁424、501）；《五經文字》（手部，頁6）；大徐本《說文·新附》（手部，卷12上，頁8）。

¹⁴² 丁鋒：〈慧琳改訂玄應反切反映的唐代長安聲調狀況〉，《漢語史學報》第6期（2006）。又收於《如斯齋漢語史叢稿》（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頁47-62。本文據後者，頁58。

¹⁴³ 語料皆見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頁53。

在消變當中。

主元音方面，方言多作[o]/[ɔ]類，少數作[a]/[ɒ]類。¹⁴⁴ 有關宕攝主元音的性質，詳見後文討論（（五）宕攝的音值）。

另一個需要與諸家反切對照後才能看出陰入相涉的例子，05-12【振爆】：「豹。」語出經本：「其聲^𧇖者如蜚麻子盛熱之時，置之日曝，出聲震爆。」¹⁴⁵ 爆，為多音字，慧琳、P.2172 僅錄一音。

表 37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05-12	05-08	05-14	05-11
條目	振 ^𧇖 爆	振 ^𧇖 爆	振 ^𧇖 爆	振 ^𧇖 爆 ¹⁴⁶
釋音	豹 (幫/效開二)	a1.方孝反(非/效開二) ¹⁴⁷ b1.補角反(幫/覺開二) c1.普剝反(滂/覺開二)	豹 (同 P.2172)	a2.博兒反(幫/效開二) ¹⁴⁸ b2.補角反(同玄應 b1) c2.普角反(同玄應 c1)

爆，《廣韻》收錄三音：火裂也，北教切（幫/效開二）、北角切（幫/覺開二）；迫於火也，補各切（幫/鐸開一）。玄應、慧琳皆引《聲類》釋為「皮散起也」。依文義應取《廣韻》前二音，亦符合玄應 a1 b1、可洪 a2. b2.之音。

慧琳、P.2172 皆直音「豹」（幫/效開二），作陰聲字，同玄應 a1、可洪 a2。唐及五代有兼注陰、入二音的文獻，如：唐代宗張參奉詔校勘的《五經文字》作「布沃反」（幫/沃合一）、又音「報」（幫/號開一）。徐鉉作「蒲木反」（並/屋合一）外，又指「豹」為俗音。現代方言保存入聲者見於南方：福州[pauʔ₅]、廈門[pɔk₅]則作入聲，主元音則屬不同類。¹⁴⁹

6. 宕攝的音值

¹⁴⁴ 太原[e]及廣州[œ]，應屬[a]類元音高化所致。

¹⁴⁵ 蜚，原卷作^𧇖。熱，原卷作^𧇖。（《大般涅槃經》第 5 卷，《高麗藏》再雕本，第 11 張）又震一振【宋】。（見 CBETA）

¹⁴⁶ 可洪又云正作「爆」也。

¹⁴⁷ 方孝反，為類隔切。《磧砂藏》作音和切：布孝反（第 30 冊，頁 131），與「方孝反」同音。

¹⁴⁸ 博，原卷作^𧇖。兒，原卷作^𧇖。《干祿字書》：「博、搏，上通下正。」（入聲，頁 17）

¹⁴⁹ 語料皆見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頁 177。

P.2172 宕攝計有 8 例：直音 2 例，反切 6 例。直音部分，除上述 03-12 【抄掠】：音「略」已去鼻尾外，另一例為入聲例：

表 38

	P.2172	玄應	慧琳	可洪
卷-條	16-06	16-05	16-08	16-06
條目	臞	為臞	切以為臞	為臞
釋音	郝 (曉/鐸開一)	呼各反 (曉/鐸開一)	(同玄應)	(同玄應)

臞，《廣韻》二音：火酷切（曉/沃合一）又音郝（曉/鐸開一）。第 2 音與玄應、慧琳、可洪等所作「呼各反」，與 P.2172 直音「郝」、《龍龕手鏡》「訶各反」同音。此外，反切部分也見宕攝字：

表 39

編號	P.2172			編號	P.2172		
	卷-條	條目	釋音		卷-條	條目	釋音
1	01-31	悵𪛗	於亮反 (影/漾開三)	2	04-33	王	于放反 (云/漾開三)
3	04-34	木𪛗	此羊反 (清/陽開三)	4	12-18	強作	其兩反 (羣/養開三)
5	19-02	則王 國土	于放反 (云/漾開三)	6	19-13	撓	其亮反 (羣/漾開三)

上表 6 例，與諸家反切相同，顯示 P.2172 宕攝存有鼻尾韻的類型，尚不能確定為[-oŋ]或[-aŋ]。回顧學界討論宕攝的相關議題焦點在：主元音的音值（[a]或[o]類）及陽聲/入聲的韻尾消變。先觀察 8-12 世紀西北地區對音文獻的宕(江)攝表現：

(1) 梵漢對音

劉廣和（1994）研究唐代經師義淨（635-713）的咒譯，以宕攝「娘」譯 ña；不空（705-774）的咒語譯音，¹⁵⁰ 宕攝多數譯 aṅ（即 aŋ）外，還有譯 a、an（ān）、

¹⁵⁰ 不空 15 歲起便在長安學習漢語 10 餘年，後來法籍學者馬伯樂利用了不空譯音資料去研究長安方音。（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前言」，頁 3）

añ (即an)者，特別是有同時對譯純元音及帶鼻尾的字，如「莽」譯a、an，「囊」字更為混亂，有譯 a、an、am、aḥ，¹⁵¹ 而「忙」字更對譯 -at。可知宕攝鼻尾韻有朝向鼻化方向的傾向，各字發展的速率也不一，如「囊、莽、忙」字的變化速率較快。至於江韻，不空用舒聲主譯 a 純元音、促聲則兼譯 o、a 純元音，¹⁵² 儲泰松（2005）研究唐五代關中僧人的對音，宕江攝譯[a]、[ā]；僅一例外，藥韻「略」譯[lok]。¹⁵³ 足見宕、江在譯音系統裡有合流的趨勢，而促聲江韻譯 o，有可能反映更為早期的形式。

(2) 漢藏對音

羅常培（1933）研究《金剛經》、《阿彌陀經》殘卷的藏文譯音是陽唐韻對譯[a]類韻；《開蒙要訓》（929）及《千字文》殘卷的漢藏對音，陽唐韻對譯[o]純元音；《大乘中宗見解》對譯[on]。¹⁵⁴ 後來高田時雄（1988）考察 9-10 世紀河西方音時也利用了這批羅氏的研究成果。

(3) 漢闐對音

高田時雄（1988）研究 10 世紀敦煌出土的二份于闐文的材料：¹⁵⁵ A. 于闐文轉寫《金剛經》漢譯本 B. 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語彙。10 世紀的于闐語的元音系統包括：ε、a、o、ə 等 4 種，可用來做為宕攝主元音性質的參考。至於于闐文獻為何會在敦煌出現？高田氏認為與曹氏歸義軍政權曾與于闐皇室聯姻，以及有常駐敦煌的于闐外交團體用于闐文轉寫漢譯佛經有關。¹⁵⁶

¹⁵¹ 梵語 h，為無聲氣音。前接的母音發音很短。（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第二章「韻母的梵漢對音研究」，頁 53-54）

¹⁵² 劉廣和：〈《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方音分歧初探〉，《語言研究》，1994 年增刊。又收於《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 131-147。本文據後者，頁 139、141。

¹⁵³ 儲氏研究唐五代關中方音的材料有三種：1. 唐及五代的詩詞文 2. 音義反切（慧苑、窺基、云公）3. 咒語性質的梵漢對音 5 種（輪婆迦羅、善無畏、金剛智等譯）（見氏著：《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頁 183）

¹⁵⁴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12，1933）。本文據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臺一版，1991），頁 36、148。

¹⁵⁵ 張廣達、榮新江認為敦煌出土的于闐文文獻時代約在 10 世紀左右。（見氏著：〈關於敦煌出土于闐語文獻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于闐史叢考》（上海書店，1993），頁 98-139）

¹⁵⁶ 高田時雄：“Multilingualism in Tun-hua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78, (March 2000): PP.49-70. 漢譯：〈敦煌發現的多語言文獻〉，馬苗譯。高田時雄：〈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詞彙〉，原載於《漢語史之諸問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1988）。二文又收於《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3-20 及頁 213-305。本文據後者，本文據頁 5、213-214、231。

(4) 漢鵠對音

10 世紀初至宋代的甘州回鶻勢力強盛，影響著河西地區。聶鴻音（1998）、莊子儀（2011）都考察了 11 世紀勝光法師的譯作。聶氏研究回鶻本《玄奘傳》¹⁵⁷，也與龔氏類同作[o]/[u]，宕梗攝仍最先變為純元音。莊子儀認為回鶻本《金光明經》（義淨譯本），反映的漢語層次至少有：A.河西方言的漢語借詞 B.較接近長安標準音的經咒文。莊氏研究呈現[a]·[aŋ]二類音對譯宕攝（僅有少數借詞作[u]）即當時河西地區可能存在二套語音系統。¹⁵⁸

(5) 漢夏對音

龔煌城（1989、1991）研究 12 世紀末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類林》夏譯本，宕攝對譯[o]/[ō]。¹⁵⁹ 李范文（1994）也研究《番漢合時掌中珠》，結果大致與龔氏相同。¹⁶⁰ 關於漢語鼻尾韻的發展問題，龔氏還指出陽聲字首先變化的「宕、江、梗」攝的鼻尾，始自 10 世紀末；後來擴及所有-ŋ尾，甚至是-m、-n，12 世紀末時只留下鼻化元音。¹⁶¹ 孫伯君（2007）研究西夏的譯經材料，¹⁶² 結論與龔氏相同，宕梗攝最先變為純元音。

還有唐五代西北敦煌的俗文學，有「宕、果」攝為韻，如：〈定風波〉「康」與「何羅磨波」相押；〈搗練子孟姜女〉「娘（陽）」、「裏」押韻。¹⁶³ 可知鼻韻尾已經消變。

就地域而言，上述梵漢對音屬於關中地區的研究，漢藏、漢闐、漢鵠、漢夏對音則是河西一帶的研究。為仔細地了解問題的內在，下面整理諸家對音研究關於宕攝的考察，又

¹⁵⁷ 玄奘法師圓寂後，其弟子慧立、彥棕編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0 卷。（聶鴻音：〈回鶻文《玄奘傳》中的漢字古音〉，《民族語文》，第 6 期（1998），頁 62-70）

¹⁵⁸ 擔任該經部分翻譯及主要整理工作的是勝光法師。（莊子儀：《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音韻現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32-55、70）

¹⁵⁹ 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1989），頁 145-190。又《〈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 185-223。這二篇又收於《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 453-465 及 521-567。本文據後者。

¹⁶⁰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¹⁶¹ 龔煌城（1989）的例證有以漢語-ŋ尾字注西夏開尾音節字，如「湯(唐)」對譯(49)tho2，及「狼廊郎(唐)」對譯(54)[lo1]，；以-ŋ尾字注西夏-n尾字，如「堂棠(唐)」對譯(35)[thon1]，「旁傍(唐)」對譯(47)[phon1]，「蒼(唐)」對譯(51)[tshon1]，及「浪(宕)」對譯(61)[lwon2]。

¹⁶² 孫伯君：〈法藏敦煌 p.3861 號文獻的梵漢對音研究〉，同註 59，頁 21-28。

¹⁶³ 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91-192。今日中原官話汾河片運城方言的果攝同宕攝舒聲白讀一樣作-uo 韻。（呂忱甲，《運城方言志》（山西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古宕、梗二攝間有主元音鏈移互動的密切關係，所以將梗攝字一併列示：¹⁶⁴

表 40

出 處 \ 主元音		宕 攝		梗 攝	
		a 類	o 類	舒聲	促聲
梵 漢 對 音	關中僧人的對音	(舒) a, ā, am̐, ām̐ (促) ak, ah, ah̐, ā	ok ¹⁶⁵	e, i 多 a, ā, am̐ 少	ak, ah̐
漢 藏 對 音	第 1 類： 《金剛經》 《阿彌陀經》 《天地八陽神咒經》	an̐ / ag an̐ / ag an̐ / ag 多, ---- / og 少	----	en̐ / e, i 少 ¹⁶⁶ en̐ / e, i 多 en̐ 多 in̐ 少 / e, i	ig ig eg, ig
	第 2 類： 《千字文》 《法華經·普門品》 《南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 《道安法師念佛贊》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an̐ 極少 / ag ---- / ag ---- / ag ---- / ag -----	o 多 / on̐ 少 o / on̐ o 多 / on̐ 少 o / ---- o / ----	en̐ / e 多 en̐ / e 多 ---- / e, i ---- / e ---- / e, i	eg, ig eg eg, ig 多 ¹⁶⁷ eg, ig 多 eg, ig
	第 3 類： 《大乘中宗見解》	an̐ 極少 / ag	on̐	en̐, in̐ / e, i	eg, ig 多
漢	于闐文書	(舒) a, ā, am̐, ām̐, au, ai (促) ah		e, i, ī, im̐ 多 ai 少	a, ak

¹⁶⁴ 漢藏對音來自高田時雄（1988：160-164、167-169）；梵漢對音為儲泰松（2005：183-184）；漢夏對音為龔煌城（1991：447-480、1995：569-615）；漢鵲對音來自聶鴻音（1998：66、68）、莊子儀（2011：32-33、55）；于闐文本來自高田時雄（1988：286-288、291-294）。

¹⁶⁵ [-ok] 僅 1 例：略 [lok]。（儲泰松：《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頁 183。）

¹⁶⁶ e(洪)、i(細)大致反映的是洪細之別。

¹⁶⁷ 還有極少數的 ag。

闡對音	《金剛經》	(舒) a, ā, aṃ, āṃ, au ¹⁶⁸ (促) a, ah		e, ī 多 ai 少	eh, ih, īh 多 ah 少
漢鵠對音	《玄奘傳》 ¹⁶⁹	(舒) a, aŋ 少 (促) aʏ	(舒) o、u 多 (促) uʏ	ï, i	ïv, ig
	《金光明經》	經咒文(舒) a, aŋ, an (促) a, ak, at 漢借詞(舒) u, aŋ 多 (促) a, an, aq 少		經咒文 iŋ, aŋ 漢借詞 i, u, iŋ, aŋ	經咒文 ak 漢借詞 ik, iq, uu
漢夏對音	《番漢合時掌中珠》 ¹⁷⁰ 《類林》	a, ʌ, ă 少	o, ɔ, ȯ 多	e, ei, i 多 ʌ, ai, ʌi 少	

上表的漢藏對音表現，可依宕攝主元音類型分為二類：1.a 類，2.o 類。第 2 類又可分为 2 小類：(1) [o] 純元音韻，(2) [oŋ] 鼻尾韻。合併與宕攝有主元音鍵移關係的梗攝字一起來看：1. 不論對應是 a 類或 o 類的宕攝字，主元音皆作：e(洪)/ i(細)。2. 梗攝字輔音韻尾的消變與存廢，大致與同語料的宕攝步調相同。就音韻行為角度來比較漢藏對音與梵漢對音，梗攝字可對應 a 類音的梵漢對音（關中）、第 1 類的漢藏對音（河西），又可對應第 2 類的漢藏對音（《千字文》等）o 類音，顯示西北核心的關中及邊陲的河西有 a、o 類音之別。

從大西北的視角來看，宕攝主元音作 a/o 類及韻尾的存與廢，除地域性因素外，文本的雅、俗性質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第 3 類的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的[oŋ]表現介於第 1、2 類之間，從上表漢闡、漢鵠、漢夏對音許多鼻尾韻弱化、消變的情勢來看，反映有著經典與地域的限制，所以呈現的是河西腔的標準語。

至於 11 世紀漢鵠本《玄奘傳》與 12 世紀末的漢夏對音的 o 類音，是否可用以代表當時關中地區語音變化？漢鵠本《金光明經》的 a 類音反映更早期的關中音？這些提問，以目前的材料尚難以去證明是非。

此後，宕攝 o、a 二類韻形式以及鼻尾韻的消變在現代西北方音仍然可見，拙作(2014)研究山西西南的運城方言（屬中原官話汾河片，鄰近關中）宕攝保存不少的文白異讀，文讀作-aŋ，白讀為-uo。宕攝在北方方言為 o/o 類韻的歷史其實很早，從兩漢時期的韻文、

¹⁶⁸ 還有 1 個特例：[yū] (香)。

¹⁶⁹ 宕攝多不帶鼻尾，僅「長、王」二字有 -ŋ 尾，長：[čuu] 長安 / [čaŋ] 長孫無忌，王：[vaŋ]。（聶鴻音：〈回鵠文《玄奘傳》中漢字古音〉，《民族語文》第 6 期，1998，頁 66、68）

¹⁷⁰ 西夏語言有鬆、緊元音之別。緊元音附加符號是「下加黑點」，如-ʔ，具有辨義的語法功能。

《淮南子》、《易林》等文獻，以及方言異讀等都可得到相關線索。¹⁷¹

P.2172 宕攝主元音究屬於 o 或 a 類韻？因例子較少，無法進一步了解，不過直音「掠」已去鼻尾、反切「快、王、鏘、強、撿」仍有鼻尾來看，至少反映出有雅、俗的二個層次。

（三）聲調方面

就 P.2172 本身條目、直音字間有異調相涉的情況，計有 52 例，若扣除「濁上變去」的 7 例（詳見下述），共計 45 例。下面依「上、去聲相涉」、「平上去互涉」二方面來看。

1. 上、去聲相涉

P.2172 條目與直音之字有上、去聲相涉者，計有 41 例。下表前半部為「去、上相涉」18 例，後半部是「上、去相涉」23 例。

表 41

編號	聲調相涉	卷-條	條 目	音 切
1	去/上	01-21	及附(奉/遇合三)	父(奉/虞合三)
2	去/上	02-20	乞囚(見/泰開一)	改(見/海開一)
3	去/上	03-07	中恐(影/願合三)	宛(影/阮合三)
4	去/上	03-13	搆搆(見/候開一)	苟(見/厚開一)
5	去/上	07-14	梯橙(端/澄開一)	等(端/等開一)
6	去/上	19-09	漬(從/寘開三)	子(精/止開三)
7	去/上	19-24	鄙悼(定/號開一)	道(定/皓開一)
8	去/上	22-05	不售(禪/有開三)	受(禪/有開三)
9	去/上	24-12	癭(來/候開一) ¹⁷²	縷(來/虞合三)
10	去/上	29-16	漑灌(見/未開三) ¹⁷³	己(見/止開三)
11	去/上	32-14	蔗(章/禡開三)	者(章/馬開三)
12	去/上	33-04	釘釘(端/徑開四)	頂(端/迥開四)

¹⁷¹ 廖湘美：〈音變與速率—山西運城方言的陽聲韻〉，同註 125，頁 257-262、266-276。

¹⁷² 癭，《廣韻》二音：盧侯切（來/候開一）、力朱切（來/虞合三）。《龍龕手鏡》音「漏」，與前者同音。

¹⁷³ 漑，《廣韻》二音：古代切（紐首，見/代合一）、居豪切（見/未開三）。《龍龕手鑑》同《廣韻》。

13	去/上	36-01	腕 _手 (影/換合一)	腕 (影/緩合一)
14	去/上	38-07	不 _綜 (精/宋合一)	忽 (精/董合一)
15	去/上	38-09	岷 _突 (心/笑開三)	小 (心/小開三)
16	去/上	41-07	安 _尉 (影/未合三)	委 (影/紙合三)
17	去/上	42-02	哀 _悼 (定/號開一)	道 (定/皓開一)
18	去/上	42-10	毳 _羈 (定/號開一)	道 (定/皓開一)
19	上/去	01-71	羈 (見/銑合四)	絹 (見/線合三)
20	上/去	01-74	斧 (非/麌合三)	付 (非/遇合三)
21	上/去	01-83	殲 _滅 (定/銑開四)	殿 (端/霰開四)
22	上/去	02-11	璽 (見/銑開四)	見 (見/霰開四)
23	上/去	02-46	惺 (心/靜開三)	性 (心/勁開三)，亦星
24	上/去	02-49	惺 _眩 (明/獮開三)	麵 (明/霰開四)
25	上/去	02-65	拇 _指 (章/旨開三)	至 (章/至開三)
26	上/去	04-30	往 _返 (非/阮合三)	販 (非/願合三)
27	上/去	06-12	惺 (心/靜開三)	星，亦性 (心/勁開三)
28	上/去	13-01	觚 _面 (明/獮開三)	面 (明/線開三)
29	上/去	16-04	詆 (章/軫開三)	振 (章/震開三)
30	上/去	19-24	鄙 _悼 (幫/旨開三)	祕 (幫/至開三)
31	上/去	22-02	很 _戾 (匣/很開一) ¹⁷⁴	恨 (匣/恨開一)
32	上/去	25-05	殞 _命 (云/準合三)	運 (云/問合三)
33	上/平	27-05	寂 _靖 (從/靜開三)	淨 (從/勁開三)
34	上/去	28-07	挽 (微/阮合三)	蔓 (明/願合三)
35	上/去	28-10	擣 _押 (端/皓開一)	到 (端/號開一)
36	上/去	29-01	粗 (從/姥合一) ¹⁷⁵	祚 (從/暮合一)
37	上/去	29-07	裸 (來/果合一)	畫 (匣/卦合二)
38	上/去	31-05	托 _攪 (見/巧開二) ¹⁷⁶	教 (見/效開二)
39	上/去	38-12	而欲 _搯 之 (見/巧開二) ¹⁷⁷	教 (見/效開二)

¹⁷⁴ 很，《廣韻》未見。《龍龕手鏡》：胡整反（匣/很開一）。

¹⁷⁵ 粗，《廣韻》二音：徂古切（紐首，從/姥合一）、千胡切（清/模合一）。前者又為《龍龕手鑑》所收。

¹⁷⁶ 托，撓之俗字。《廣韻》二音：呼毛切（曉/豪開一）、奴巧切（娘/巧開二）。前者與直音「蒿」字同音。

¹⁷⁷ 搯，《廣韻》未見。《集韻》二音：古巧切（見/巧開二）、枯沃切（溪/沃合一）。前者與直音字音

40	上/去	40-05	羈 (見/銑合四)	絹 (見/線合三)
41	上/去	41-03	惺 (心/靜開三)	性 (心/勁開三)

上表與「濁上」字相關者有 8 例，其中「濁上注濁去」者 4 例（第 7、8、17、18 例）；「濁去注濁上」者 3 例（第 31、33、36 例），顯示出「濁上歸去」的大趨勢。還有「（全）清去注濁上」者 1 例（第 21 例），也符合前文（（三）濁音清化）所述濁母與全清聲母對應的情況。

2. 平上去互涉

P.2172 條目與直音之字有平聲與上去聲相涉者，計有 10 例，佔 22.6%（近 1/4）。

表 42

編號	聲調相涉	卷 條	條 目	音 切
1	平 上 相 涉	01-47	咎 (精/脂開三)	紫 (精/紙開三)，亦訾。
2		28-06	羣 ^(奉) (溪/先開四)	遣 (溪/獮開三)
3		01-58	撻 (見/阮開三)	乾 (羣/仙開三)
4		02-05	拯 (章/拯開三)	蒸 (章/蒸開三)
5		16-02	𪔐 ^𪔐 (見/阮開三)	乾 (羣/仙開三)
6		16-17	藕 (疑/厚開一)	禺 (疑/虞合三) ¹⁷⁸
7	平 去 相 涉	26-03	貫 ^𪔐 之 (見/換合一) ¹⁷⁹	官 (見/桓合一)
8		32-07	絰 (日/沁開三)	壬 (日/侵開三)
9		33-08	蒿 (曉/豪開一)	告 (見/號開一)
10		41-07	安 ^𪔐 尉 (影/寒開一)	按 (影/翰開一)

漢語方言的聲調分化或合併的發展，往往與聲母清濁相關。下面便以清濁角度來觀察上面二表及上文所論入聲與他調相涉之例（5 例）間異調相涉的情況。因為全清、次清的步調一致，故合併為「清」一類製表如下：

近。

¹⁷⁸ 禺，《廣韻》二音：遇俱切（疑/虞合三）、牛具切（疑/遇合三）。《五經文字》音「隅」，與前者同音。

¹⁷⁹ 貫，《廣韻》二音：古玩切（紐首，見/換合一）、古丸切（見/桓合一）。

表 43

直音字 條目字		平			上			去			入		
		清	全濁	次濁	清	全濁	次濁	清	全濁	次濁	清	全濁	次濁
平	清				2			2					
	全濁												
	次濁												
上	清	1	2					14					
	全濁							1	3				
	次濁			1					1	4			
去	清	1			12								
	全濁				1	4							
	次濁			1			1						1
入	清				1			2					
	全濁		1										
	次濁												

從相涉的頻率來看，上表清上、全濁平聲相涉 2 例（01-58【捷】、16-02【戔】），全濁上、清去相涉 1 例（01-83【殄滅】），全濁去、清上相涉 1 例（19-09【漬】），不過 4 例皆與全清聲母相涉，或可併入前文探討「三、濁音清化」呈現濁音大致併入全清一類，其餘清、濁有別。另外，次濁上、全濁去相涉 1 例（29-07【裸】），其餘全濁、次濁大致不混。上表以上、去聲相涉比例最高，入聲與去聲較為密切。邵榮芬（1963）以敦煌俗文學的別字異文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聲調表現時，指出「清上與清去」、「次濁上與濁去」、「全濁上與濁去」等異調相涉的頻率最高，邵氏以為顯示清濁間仍存有界限，¹⁸⁰ 這一點與 P.2172 的情況很相似。

再看現代河西地區的方言，比較幾份材料對聲調的記錄：¹⁸¹

¹⁸⁰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同註 30，頁 328-330。

¹⁸¹ 語料來自：1.甘肅師大中文系方言調查室：《甘肅方言概況》，1960，2.劉伶：《敦煌方言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3.黃大祥、雒鵬、王偉俊：《河西方言與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6）

表 44

1960 《甘肅方言概況》	1988 《敦煌方言志》	2006 《河西方言與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
三調： 1.陽平、上聲合一 2.敦煌入聲歸平聲	三調： 1.平聲不分陰陽 2.入聲次濁歸去， 其餘歸平	三調，平聲變化分二類： 1.陰平、上聲合一 2.陽平、上聲合一 入聲： 1.清、次濁歸去 2.全濁歸陽平

表 39 平上相涉的第 1-4、6 例（包括第 2、4 例濁音清化後），便屬於陰平與上聲合為一類。略與上表《河西方言與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平聲其中一類現象相符。此外，則尋不著其他歷史音變的痕跡。

四、結 語

P.2172 〈大般涅槃經音〉內容以注釋音切為主，其中直音法佔了 70% 的高比例。探析其直音的方式是研究其語音性質的首務。董理後所得七類：（一）同聲直音（二）古今直音（三）借字直音（四）正俗字直音（五）異體字直音（六）譯字直音（七）單純直音。由於敦煌寫卷是保存豐富的隸變與楷定間的俗字寶庫，疏理過程出現許多：借字、（訛）俗字、誤字等現象，難怪可洪慨云：「藏經文字誤謬頗繁，以要言之，不過三種。或有巧於潤色，考義定文或有妄益偏旁，率情用字；或有此方無體，假借成形；或有書寫筆訛，減增畫點。筆訛則真俗並失，用乖則句味兼差。」¹⁸² 第（三）（四）類直音的方式裡，直音字並非皆是本字、正字，也有使用借字或俗（俗訛）字者，顯然 P.2172 目的重「溝通字形」（以釋音為手段）甚於「正字」，¹⁸³ 與佛典音義的傳統——以音正字、以形正義的校訂目的取向實有異趣。

語音方面，以地域背景來審視出自西北邊陲的 P.2172，其「直音部分」異於核心地區——關中一帶的音韻特色有四項：

- （一）濁音清化後，大致與全清聲母有對應的關係。
- （二）流攝併入遇攝。

¹⁸² 〈藏經音義隨函錄前序〉（《可洪音義》第 1 冊，《高麗藏》再雕本，第 2 張）。

¹⁸³ 李福言則以為：「伯 2172 號是以明音讀為主、正字形為輔的寫本或抄本。」（見氏著：〈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同註 10，頁 29）

(三) 上、去聲相涉頻繁，濁上有變作濁去的傾向。

(四) 入聲開始消變。反切部分，古入聲字仍作入聲。

第(一)(二)(三)項與邵榮芬(1963)研究「敦煌俗文學」時所關注的語音現象一致；第(一)(四)項與高田時雄(2013)所指出「古河西方言」所具特徵相同。而其所標舉「古西北方言」主要特點之一：「鼻音與濁塞音相涉」($m-$ 、 $n-$ 、 $\eta-$ > $mb-$ 、 $nd-$ 、 $\eta g-$)的現象，因 P.2172 篇幅較小，未見相關的確實例證。

另外，P.2172 雖然也出現鼻尾韻 $-m$ 、 $-n$ 、 $-\eta$ 的消變，不過在關中僧人的對音系統(儲泰松 2005)裡，也可看見類似現象，所以該特點不屬河西方言所專有。

P.2172 表面紛複的語音現象，可以離析為不同性質——(一)具有雅語的成分，如反切部分的入聲、宕攝仍存輔音韻尾，與慧琳、可洪皆有仙韻 B 類字與元韻相涉的情形，¹⁸⁴可能來自於儒典的薰習；又其重紐的界限較慧琳嚴明，可能來自於宗教傳統的堅持。(二)展現地域性的特色(如上述四項音韻特色)，反映的是「古河西社會」的語言實際。(三)還有語言競爭所造成的文白異讀現象(如「𠵿」兼收二音：求(陰聲)、渠竹反(入聲))。

¹⁸⁴ P.2172 反映的大致是玄應年代之後的語音發展。

【附錄】

下面根據寫卷內容、存疑、缺損狀況製以簡表。

附表 1：釋文/條目字（包括該字的部件）未避唐諱者，如「世、治、民、貞/真」等字。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61	塹坑	上鉤，下口笙反。	02-55	治國	上里。	02-60	云何治	下持。
06-08	治化	上值，亦里。	16-10	激治	上練。	19-21	瞋根 ¹⁸⁵	今作眠根，錯。
28-13	眠膝	下接。	29-10	漚(構)瀆	上勾，下讀。	37-05	如世之人	不合是之字。

註：僅 03-13 【搗(構)捋】：「上苟。」未及將避諱字改正。

附表 2：釋音兼釋異文者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35	啞食	上市，亦作𠵽。	01-47	告	紫，亦訾。	01-57	𦵏	苻，亦覺。
02-06	法雨雨	下于遇反，雨由(猶)下也。	02-61	偶成	上藕，亦遇。 ¹⁸⁶	03-04	𦵏(勳)	六，亦作𦵏(戮)
05-23	妬慙	上妬；下芳滅反，慙，怒也。	06-03	讎鄰	下綺戟反，亦作隙。	07-03	捷(捷)伽	上盧登反，亦作楞。
07-08	拘癖	下芳辟反，腹痛也。	08-01	造	操；造，至也。	16-09	蚤𦵏	上文，下子累反，或作𦵏。
16-15	𦵏褐	上力于反，或作縷。	17-02	詎	其呂反，宣也， ¹⁸⁷ 何也。	19-04	𦵏子 ¹⁸⁸	上遲，𦵏子。
23-10	手抱	下步交反，亦掇。 ¹⁸⁹	31-04	𦵏	𦵏，或作營。 ¹⁹⁰			

¹⁸⁵ 原卷誤作根，張校正作根。

¹⁸⁶ 玄應【偶成】引《尔疋》云：「偶，遇也。」

¹⁸⁷ 宣，張校以為「豈」之訛字。可洪作【詎有】：「上其与反，豈也。」

¹⁸⁸ 玄應引作【𦵏子】。

¹⁸⁹ 原卷作掇，張校：掇之訛字。是也。案：《說文》抱字下云：「掇，或从包。」玄應【手抱】云：「《通俗文》作掇。音蒲交反。」

附表 3：說明異文、字形、字義者，而未加釋音。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42	淫	從水。	01-68	綵女	上采同。	01-79	一滄水	又本作一掬水。
02-09	摧惟	此二字不定。	02-28	段突 (肉)	或作段。	02-37	遇我不應空遇	下遇亦過。
03-02	量与羅漢等	有本作「而与」，錯。	04-27	衣須弥者	衣無立人。	05-02	長長者	合有二者字。
13-06	夷岳	不合作移。	19-05	測(淵)	泉。	19-21	瞋根	今作眠根，錯。
20-07	失有	失是，夫不是。	22-09	為蘇軾墮	墮字為定，塗字錯。	23-08	瓦器	亦作甌、甌，並同。 191
23-09	君渡此河	上君有作若，錯。	23-13	人根	根字為定。	26-08	貨易	上或作質易。
27-08	侮心	有本作悔字。	28-05	責	不合用立人。	30-01	如斯斷事	有本作如法，不是，斯字為定
37-05	如世之人	不合是之字。	39-01	二者名鹿	不合作塵。	40-02	噉	啖。(釋義)
40-04	都无款竅 192	款口。	41-04	无明郎主	即主不是。	42-12	欺忽	忽是勿不是。

附表 4：僅存條目而無釋文者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55	主雲雨神	(下無注文)	02-38	牆(牆)漚	(下無注文)	03-18	色胞	(下無注文)
07-11	汝曹	(下無注文)	16-05	市里	(下無注文)	35-04	錯魚	(下無注文)

¹⁹⁰ 玄應作【管草】。

¹⁹¹ 《龍龕手鑑》作甌、甌，下江反。張校作為缶旁「甌、甌」。

¹⁹² 款，張校：誤字。經本作都无孔竅。(註 382，頁 5199)

36-02	瘦	(下無注文)	38-02	瞋瞋	(下無注文)	40-06	顛	(下無注文)
-------	---	--------	-------	----	--------	-------	---	--------

附表 5：直音存疑者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17	為无 為	並榮 ¹⁹³	15-11	何冶	下冶。	15-13	宿宿 ¹⁹⁴	上忽。

附表 6：音切（包括直音與反切）有缺損者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卷-條	條目	音切
01-02	為作 歸依	上□。	01-07	皆	□	01-15	□□	下□□ 反。
07-12	體血	□	08-05	大□ (舶)	□	08-09	烏□	□
10-01	□姝	□惣。	11-18	桃其兩 目 ¹⁹⁵	上□。	11-19	□	□
15-15	踰□	□	16-07	號	□	16-13	編椽	□
16-20	腐	□兩 反。 ¹⁹⁶						

附表 7：書手抄訛

（符號的說明，如（）號：形近而訛，{}號：倒文，[]號：脫字、衍字）

卷-條	條目	釋 文	說 明
01-05	推(椎)胷	上槌。	推，張校正作椎。
01-22	柔軟	下軟(輓)。	張校：疑正字的輓。案：《玉篇》輓正軟俗。
01-31	悵快	上暢[字]，於亮反。	字，衍字。
01-53	姪(姪)女	上五行反。	張校：據經意應作「姪」。

¹⁹³ 為，張校：《廣韻》遠支切，與榮同聲母。疑脫下字。（註 11，頁 5165）

¹⁹⁴ 張校：宿宿，寤寤的俗寫。宿應「悟」字俗訛，原卷應校讀為「覺悟」（參玄應說）。即「悟」因涉下寤（宿）增宀旁類化，再訛作宿。今從之。（註 221，頁 5183）

¹⁹⁵ 張校：桃，桃之誤寫。（註 174，頁 5179）非也，案：漫漶的注文猶可見左側為手旁，疑為挑字。語出經本：「寧以熱鐵挑其兩目。」桃，《重訂直音篇》作桃，桃之俗字。桃、挑，二字同音，書手誤抄為桃。可洪作【挑其】：「上他條反。」

¹⁹⁶ 腐，《廣韻》：扶兩切。

01-66	攔拑	上欄，下拑(楫)。	拑，張校正為楫。
01-72	金推(椎)	下墜。	推，張校正作椎。墜，椎之訛俗字。
01-81	𦵏(𦵏)	下𦵏(嫂)。	𦵏，張校正作嫂。
01-88	瑰玫{玫瑰}	枚，迴。	條目倒文。
01-89	桂梯{梯桂}	上(下)方奚反， 下(亦)脾。	張校：條目倒文，二音皆注「桂」， 並與《廣韻》同音。
02-39	俾倪	上俾(卑)，下霓。	1.張校：可參 S5999【俾倪】直音 「卑」。 2.張校又據《說文》垣牆義當以「俾 倪」為典正，而云「埤垝、睥睨」 為俗體。(註 63，頁 5169) 案：非 也，據經文、說文、玄應、慧琳當 作「埤垝」。
02-43	鞫瑣(瑣)	上飢，下鎖。	瑣，張校正作瑣。
02-52	俸(奉)祿	上俸。	俸，張校參考玄應之說，正作俸。
03-21	菓蓏	下郎果[反]。	原卷脫「反」字，張校補之。
05-18	[門]闔	下苦本反。	條目脫「門」字。
06-05	稗稗	上提，下稗(稗)。	稗，張校疑作稗。
06-13	擯(擯)	擯(擯)。	張校：注文擯，可能為殯、儼。
11-15	簿(簿)拍毬	上博，下求。	簿，張校正作簿。
11-17	𡵓	端(制)。	見 03-20。
11-21	𡵓(旋)嵐	上才(方)邊反， 下監(藍)。	條目、釋文皆形訛。
12-22	稅(耗)	好。	稅，張校正作耗。
12-26	懶墮(墮)	下墮。	墮，張校正為墮。
12-32	滿足{足滿}	上即具反。	條目倒文。
15-02	脯(晡)	晡。	脯，張校正作晡。
15-09	堅𡵓(𡵓)	下居欣反。	張校：經本作「煩惱堅硬」，疑𡵓 為𡵓是也。案：𡵓，硬之異體。可 洪作【堅𡵓(𡵓)】。
15-14	𡵓(机)	兀。	𡵓，張校正作机。
16-08	𡵓(𡵓)	義𡵓[反]。	反，脫字。
16-19	先祝	下取(職)育反。	張氏未作校訂。僅云：S3881 作 祝，S4861 作祝。(註 234，頁 5185) 案：取，疑為職(章母)之訛字。
17-02	詎	其呂反，宣(豈)也，	宣，張校正作「豈」。是也，案：可

		何也。	洪釋義作「豈也」。
21-04	梯 ^挫 {梯桂}	上陽(湯)姜(奚)反， 下陞。	1.梯 ^挫 ，張校正作梯桂。 2.湯，張校正作陽；姜，正作奚。
23-01	優(綴)	張衛反。	案：優為誤字，宜正作綴，語出：「連綴眾生無邊生死。」(《高麗藏》再雕本，第2張亦作綴)又字、韻書無作優字。張校：優，綴之俗字。未引書證。(註270，頁5188)
23-10	手抱	下步交反， 亦梧(掊)。	梧，張校正作掊。
24-04	鷄	曜(雞)。	曜，張校正作雞。
25-01	和(相)貌	下兒。	和。張校正作相。
26-05	瑕戒	上覆(霞)。	覆，張校正作霞。
28-13	眠(眼)睞(睞)	下接。	張校正作眼睞。
29-05	安摩	上安(按)。	安，張校正作按。
31-03	燼	疾刃(丑)反。	刃，校正作丑。
33-09	三𠂔(𠂔)	下攖。	𠂔，張校正作𠂔，𠂔之異體。並引《金藏》、S.2033作𠂔。案：可洪作【三𠂔】
35-03	𠂔(𠂔)	𠂔。	重出。張校：疑正文當作𠂔。案：可洪作【𠂔弥】。
36-04	邠𠂔	[上]斌，下遲。	上，脫字。
39-02	祢	乃(丁)礼反，亦你。	乃，原卷作丁。張校正作乃。
41-02	餘命无已(己)	幾。	已，張校作已。案：非也，當作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許慎：《說文》，大徐本，宋·徐鉉注，《四部叢刊初編》據日本岩崎氏靜嘉堂藏北宋刊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簡編》據夷門廣牘本影印，臺北：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唐〕張參：《五經文字》，《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南梁〕顧野王：《玉篇》，張氏澤存堂本影印宋本玉篇本，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
-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山西省文物局藏高麗版景印遼刻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龍龕手鏡》，高麗版景印遼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龍龕手鑑》，《四部叢刊廣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刊本影印，臺北：商務印書館，1981年。
- 〔宋〕陳彭年等：《大宋重修廣韻》，清康熙43年吳郡張士俊刊澤存堂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
- 〔宋〕丁度等：《集韻》，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景宋鈔本，臺北：學海書局，1986年。
- 〔高麗·高宗38年（1251）〕《高麗大藏經》再雕本，韓國首爾：高麗大藏經研究所輯刊。
- 〔明〕梅膺祚：《字彙》明萬曆乙卯43年（1615）江東梅氏原刊本，國家圖書館善本。
- 〔明〕張自烈：《正字通》，清康熙戊午17年（1678）劉炳刊正本，臺灣大學圖書館善本。
- 〔清〕顧藹吉：《隸辨》，清康熙57年（1718）項綱氏玉淵堂刻本，臺北：大孚書局，1983年。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清嘉慶20年（1815）經韻樓刊本，臺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
- 〔清〕邢澍：《金石文字辨異》，聚學軒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二、近人論著

- 丁鋒：〈慧琳改訂玄應反切反映的唐代長安聲調狀況〉，《如斯齋漢語史叢稿》，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慧琳改訂玄應反切聲類考—兼論唐代長安聲母演變過程〉，《如斯齋漢語史叢

- 稿》，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王 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 王邦維：〈略論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譯〉，《中華佛學學報》第 6 期，1993 年。
- 王進安：〈《韻學集成》與《直音篇》比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2005 年。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尹戴忠：〈《楚辭》洪興祖直音研究〉，《邵陽學院學報》第 4 期，2007 年。
- 白 濱：〈試論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年代〉，《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文集·石窟·藝術編》上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平山久雄：〈敦煌《毛詩音》殘卷裡直音注的特點〉，《中國語文》第 4 期，2012 年。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 年。
- 甘肅師大中文系方言調查室：《甘肅方言概況》，甘肅師大中文系方言調查室，1960 年。
-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當中珠〉對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 李建強：〈伯希和 2855 號殘卷于闐文咒語對音研究〉，《語言研究》第 4 期，2008 年。
- 李福言：〈敦煌《大般涅槃經音》的特點〉，《學術園地》第 1 期，2013 年。
- 李新魁：〈重紐研究〉，《語言研究》第 2 期，1984 年。
- ：〈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學術研究》第 2 期，1963 年。
- 呂忱甲：《運城方言志》，山西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年。
- 林 尹：《訓詁學概要》，台北：正中書局，1999 年。
- 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邵榮芬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
- 竺家寧：〈近代漢語零聲母的形成〉，《中語中文學》第 4 輯，韓國：漢城，1982 年。
- 俞 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 ：〈古漢語「風」的確有過像「孛纜」的音〉，《民族語文》第 5 期，1982 年。
- 施向東、劉廣和：〈梵漢對音和兩晉南北朝語音總論〉，《漢譯佛典語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浙江，2009 年。
- ：〈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第 1 期，1983 年。
- 孫伯君：〈法藏敦煌 P.3861 號文獻的梵漢對音研究〉，《語言研究》第 4 期，2008 年。
- 徐時儀：《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徐 復主編：《廣雅詁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時建國：〈《經典釋文》直音的性質〉，《古漢語研究》，第1期，2005年。
- 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變體〉（史淑琴譯），《敦煌研究》第2期，2013年。
- ：〈可洪《隨函錄》與行瑫《隨函音疏》〉，鍾翀等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敦煌發現的多語言文獻〉，馬茜譯，《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詞彙〉，《敦煌·民族·語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創文社，1988年。
- 袁媛：〈《南華真經直音》音切淺探〉，《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期，2012年。
- 秦淑華：〈《玉篇直音》的語音系統〉，《語言文字學術研究》第4期，2011年。
- 莊子儀：《回鶻文《金光明經》所反映的音韻現象》，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 ：〈敦煌俗文學中所見的唐五代西音韻類（導言）〉，《敦煌學論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張維佳：《演化與競爭：關中方言音韻結構的變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郭波：〈《後漢書》李賢直音釋〉，《唐都學刊》第1期，2006年。
- 馮蒸：〈《爾雅音圖》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零聲母〉，《漢字文化》第1期，1991年。
- 馮玉濤：〈史記三家注「直音」作用淺析〉，《寧夏大學學報》第4期，1998年。
- 黃大祥、雒鵬、王偉俊：《河西方言與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6年。
- 黃仁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玄應音系中的舌音、唇音和全濁聲母〉，《語言研究》第2期，2006年。
- 黃佩茹：《南華真經直音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 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尉遲治平：〈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第2期，1982年。
- 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舒福全、鄭強、丁治民：〈《南華真經直音》聲類研究〉，《溫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 期，2007 年。

景盛軒：《〈大般涅槃經〉的異文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9 年。

虞萬里：〈從儒典的「音義」說到佛典的《一切經音義》--兼論《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佛典音義研究--第二屆佛典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 年。

廖湘美：〈音變與速率—山西運城方言的陽聲韻〉，《東華漢學》第 20 期，2014 年。

——：〈行琳對音之聲母系統初探〉，《圓融內外 綜觀梵唐--第五屆漢文佛典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程邦雄、尉遲治平主編，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2 年。

——：〈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所反映之聲母現象--兼論譯者歸屬問題〉，《中國學術年刊》，第 30 期，2008 年。

劉 伶：《敦煌方言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

劉中富：《干祿字書字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

劉興均：〈徐邈五經音訓中的直音淺析〉，《西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1991 年。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 年。

——：〈西晉譯經對音的晉語聲母系統〉，《中國語言學報》，第 10 期，2001 年。

——：〈《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初探〉，《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 年。

——：〈唐代八世紀長安音的韻系與聲調〉，《漢語論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 年。

儲泰松：《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年。

——：〈「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漢語史學報》第 2 輯，2002 年。

聶鴻音：〈回鶻文《玄奘傳》中的漢字古音〉，《民族語文》第 6 期，1998 年。

——：〈慧琳譯音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 1 期，1985 年。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一版，1991 年(據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12 (1933 年) 影印)。

嚴學窘、尉遲治平：〈漢語「鼻—塞」複輔音聲母的模式及其流變〉，《音韻學研究》，第 2 輯，1986 年。

龔煌城：〈《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年。

Jerry Norman (羅杰瑞),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

《方言》第4期, 1979年。

Maspéro (馬伯樂): 《唐代長安方言考》, 聶鴻音譯,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年。

漢字字体規範史データベース: 石塚晴通, <http://www.joao-roiz.jp/HNG/>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共同開發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小學堂: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資訊科學研究所、數位文化
中心共同開發,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Dunhuang Manuscripts P.2172 <the Sound of the Mahaparinirvana Sutra> reflection of phonetic phenomenon

Liao Hsiang-mei^{*}

Abstrac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P.2172 <the Sound of the Mahaparinirvana Sutra> is now kept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Compared to today's prevalent edition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it has special research value of the manuscript literature.

Now we have known that the era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re not later tha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1th century. Th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P.2172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content of phonetic notation as the main form, and adopt a large number of zhiyin. After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of the entry and zhiyin characters, we found that it shows several phonetic features of Hexi dialect belonging to the ancient northwest region.

Keywords : Dunhuang manuscripts, Mahaparinirvana Sutra, Zhiyin, Northwest Dialect, Hexi Dialec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